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第十二卷 第二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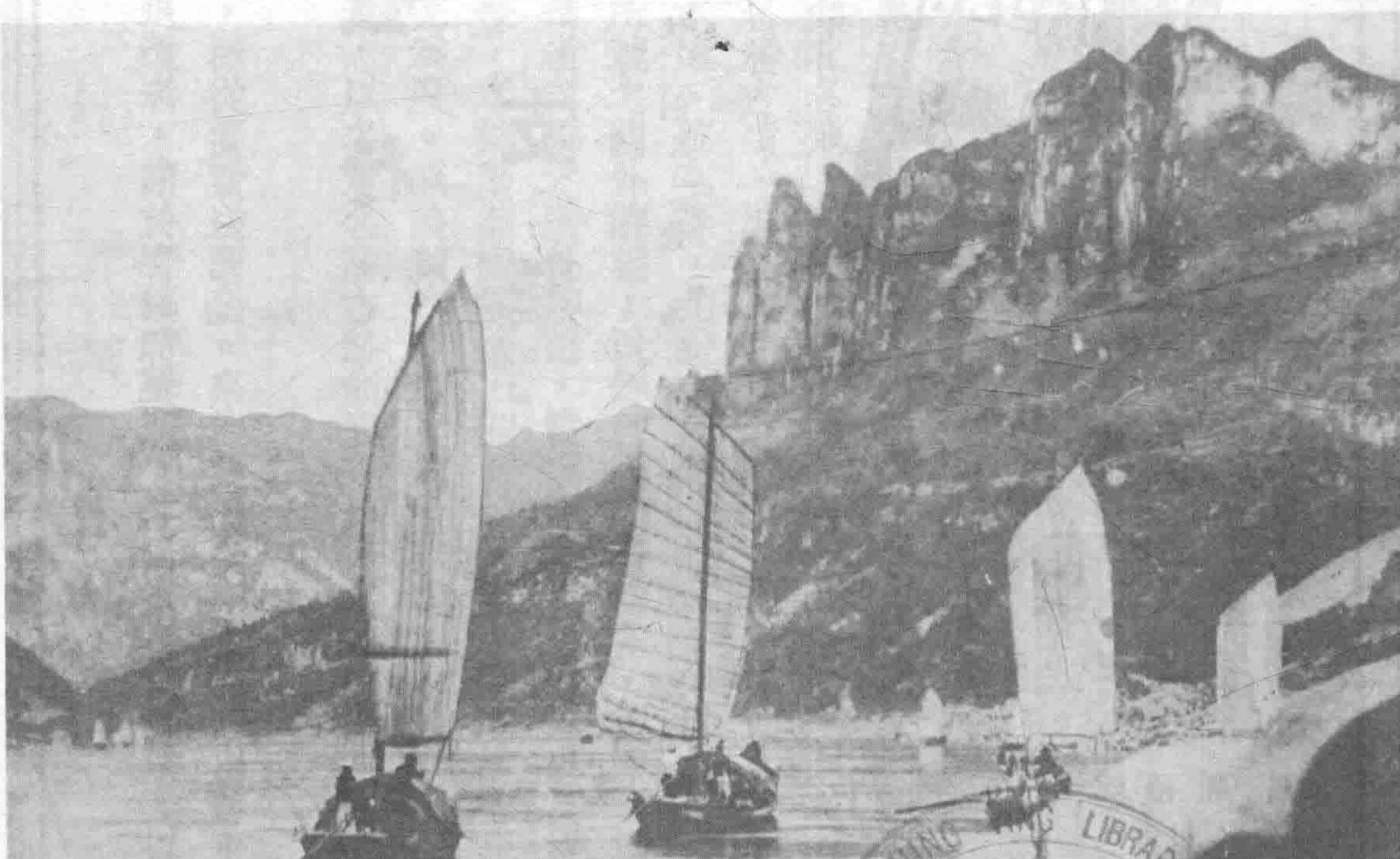
二月號

亂世流離記

西北紀游

華南雜景

荒島覊蝕記



川江景色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2. No. 2

Febru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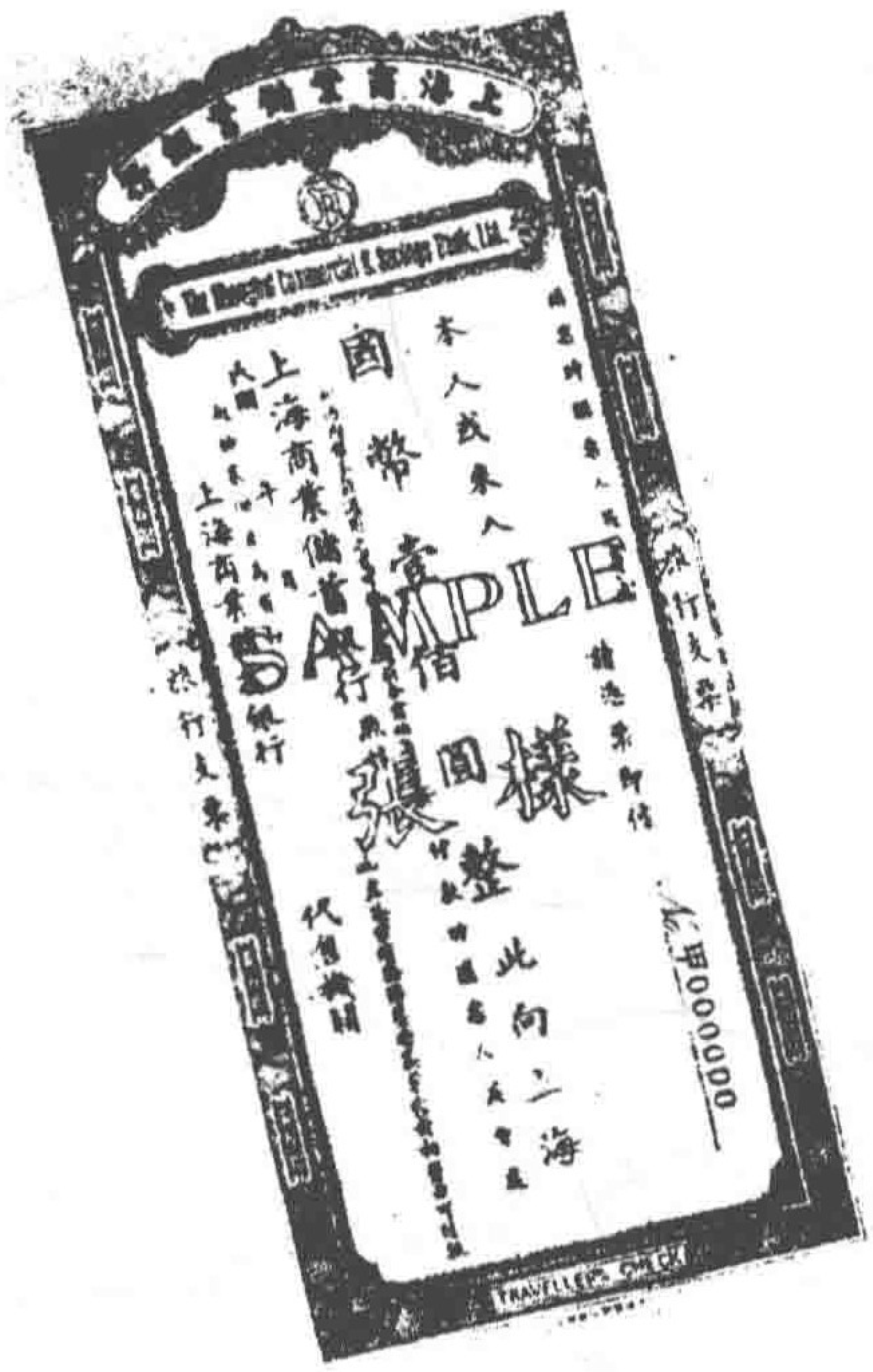
1938

攜帶

上海銀行

旅行支票

安全便利兼而有之



各埠**上海銀行**或**中國旅行社**及代理機關

發售兌現

印有詳章備索

旅行雜誌徵稿啟事

敬啟者：本誌自發行以來，十有二載。所登游記遍及海內外各處，謬荷　讀者馳書讚許，至用感幸！茲爲更求精進起見，擬徵求下列稿件，敬希　海內外同文源源惠寄，無任盼禱！

邊疆紀述　關於西南西北各地，若粵、桂、滇、黔、川、陝、甘、新疆、青海、西藏等處，舉凡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等之紀載，最所歡迎。所有經行各地之交通情況，若公路、鐵路、水道、航空等，尤盼有詳盡之敍述；俾供旅行之參攷。

國外游記　本誌歷來所載之國外游記，以譯自西籍者爲多，觀察與描寫二者，未必盡合國人口味。茲擬徵求讀者自撰之國外游記，篇幅不拘長短，以忠實描寫爲貴。

短篇小說　自戰事爆發，本誌緊縮篇幅後，即暫將長篇小說取消，現徵求長約五千言之短篇小說，以一期登完爲度。無論創作譯述，均所歡迎。

美術圖景　應徵圖景者，以各地名勝古跡能表現地方之特點者爲上。能附底片，尤所企盼。

上列文稿圖片，一經選載，概從優致送酬金。來件請逕寄『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無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惟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聲明，並附寄相當郵票，以便寄還原件。

中國旅行社

飯店及招待所

南京首都飯店

北平招待所

西安西京招待所

徐州招待所
鄭州招待所
潼關招待所
浙江金華招待所
奉化雪竇招待所
安徽黄山招待所
湖南衡山招待所
南昌洪都招待所
開封招待所
青島招待所
濟南招待所
九江招待所
遼甯招待所
濰縣招待所

久住都市的人們，為了游覽名勝，或經營事業，要到內地去旅行，唯一感覺得困難的，就是缺乏相當食宿處所。本社向來負着**服務社會**的使命要替人們解決這一種困難，特地建設以上各旅館各招待所，他們的規模雖是跟着各地需要的情形，有壯麗儉樸底分列，可是，**設備清潔，管理嚴密，服務週到**，乃本社一致的辦法，保證旅客滿意。欲知詳情，請駕臨或函寄

上海四川路四百二十號本社

接洽可也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　第二號目次

民國廿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川江景色……（封面）

炎（美術圖景）……紐約客……一

涼（美術圖景）……閻重樓……二

○亂世流離記……喬　治……三

○赴滇行程……記　者……一八

○西北紀游……彭　弘……一九

○滇行速寫……管　聲……三三

○華南雜景……陳心純……三七

○荒島觀蝕記……孫沛甘……四三

二舅（短篇創作小說）……秦瘦鷗……五一



登健康之舟達健康彼岸此健康之舟渡人離疾病之苦致豐富精力享人生樂趣者健全充足之血液是也因人們身體所需以根除疾病正惟此種血液是賴血液虧損是諸病之源凡神經衰弱　體力虛羸　消化不良　未老先衰　面色蒼白　肌膚瘦削　腰背疼痛　失眠惡夢　瘋濕骨痛　臀尻痠楚　神經刺痛　易感風寒　婦科特症　乾綱不振　等等皆是治理此類以及其他由血虧而起之各症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奏效之多數以萬計遍文明世界各國幾乎每個都邑皆有得此丸之力因而脫疾病之苦致豐富精力享人生樂趣者推原其故實因此丸所含之成分皆爲速能生血補血清血之要素故能使虛羸煩惱男人神經壯健使容顏蒼白身體多病之母氏以及柔荏之女子削瘦遲鈍之男童轉弱爲强奏效奇妙

君宜卽日開始服用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加入健康彼岸之快樂羣衆無論獨用或與家人同用均以勿延爲妥

各藥房皆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備每瓶一元五角六瓶八元郵力免收

國民政府衛生署許可證成字第六二五號



炎　紐約鬧市　　紐約客作



涼　黃山雲海　閻重樓作

亂世流離記

喬治

——逃難四十日之回憶

（一）莫干山上
（二）安吉脫險
（三）從浙入皖
（四）過河瀝溪
（五）宣城一宿
（六）蕪湖炸平
（七）法國兵艦
（八）武漢一週
（九）粵漢道中
（十）廣州巡禮
（十一）三遊香港
（十二）桴海而歸

（一）莫干山上

在莫干山崗頭墩上的琅玕精舍中有一對情侶，於蘆溝橋事變后在滬結褵，來山小居，度其所謂蜜月生活。新婚伊邇，興趣正濃。每日散步山林之間，到劍池去聽瀑布的奔流馳騁之聲，侵晨散步登塔山巔，以觀日出。黃昏時則在家中看日落。山上的竹翠欲滴，雲深似海，更逃不了他們徠卡的鏡頭。星期日則偕二三友好離山到石頤寺福水碧塢等處遊覽。飲清泉以解渴，倦則頹然臥於怪石角上，野餐果腹，談笑自如，雖不敢上擬羲皇上人，然理亂不知，世事不問，陶然自得之情，盎然現於各人的顏面。有時高興，更復狂嘯一聲，聲震山谷。我對於莫干山的印象是好極了，尤其在亂離之世，可視之為世外桃源。一個美國人在中華山上曾經對我稱頌地說：『莫干山是東亞的勝境，中國的小瑞士，因為瑞士多山，避暑山莊，又多在山巔，紅綠的屋頂，受樹木的包圍，白雲的環繞，多饒風趣，中國惟有莫干山堪與之媲美。』余亦旅瑞士久，深以此君為知言。

我於七月十六日上山，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晨才下山，一共住四個多月，除了遊山玩水之外，我還預備些功課，滿擬於事變結束后，回到北平某大學去教書，不意第一個事變未完，第二個事變又來，滬戰終於八月十三日爆發，不但不能回平，并且無法返滬。故都既淪陷為瀋陽第二，教書匠的飯碗，終於擊碎，書不能教，索性自己讀書。友人南先生有掃葉山房石印的曾文正公全集約四十卷上下，我就利用兩個多月的光陰讀畢此書，做了許多劄記，事后取而讀之，頗有意味。我是不願為英雄聖賢與豪傑，但對於此輩的事業文章，深存仰止行止之心，用為陶養性情，砥礪品節之工具。前在歐西，曾景慕 Cardinal Mercier 及 Marshal Foch 之豐功偉烈，及其對於國家與人羣之貢獻，遂購置圖籍多種，預備做繙譯介紹的工作，后以南北奔走謀生維艱而未果。今讀湘鄉的家書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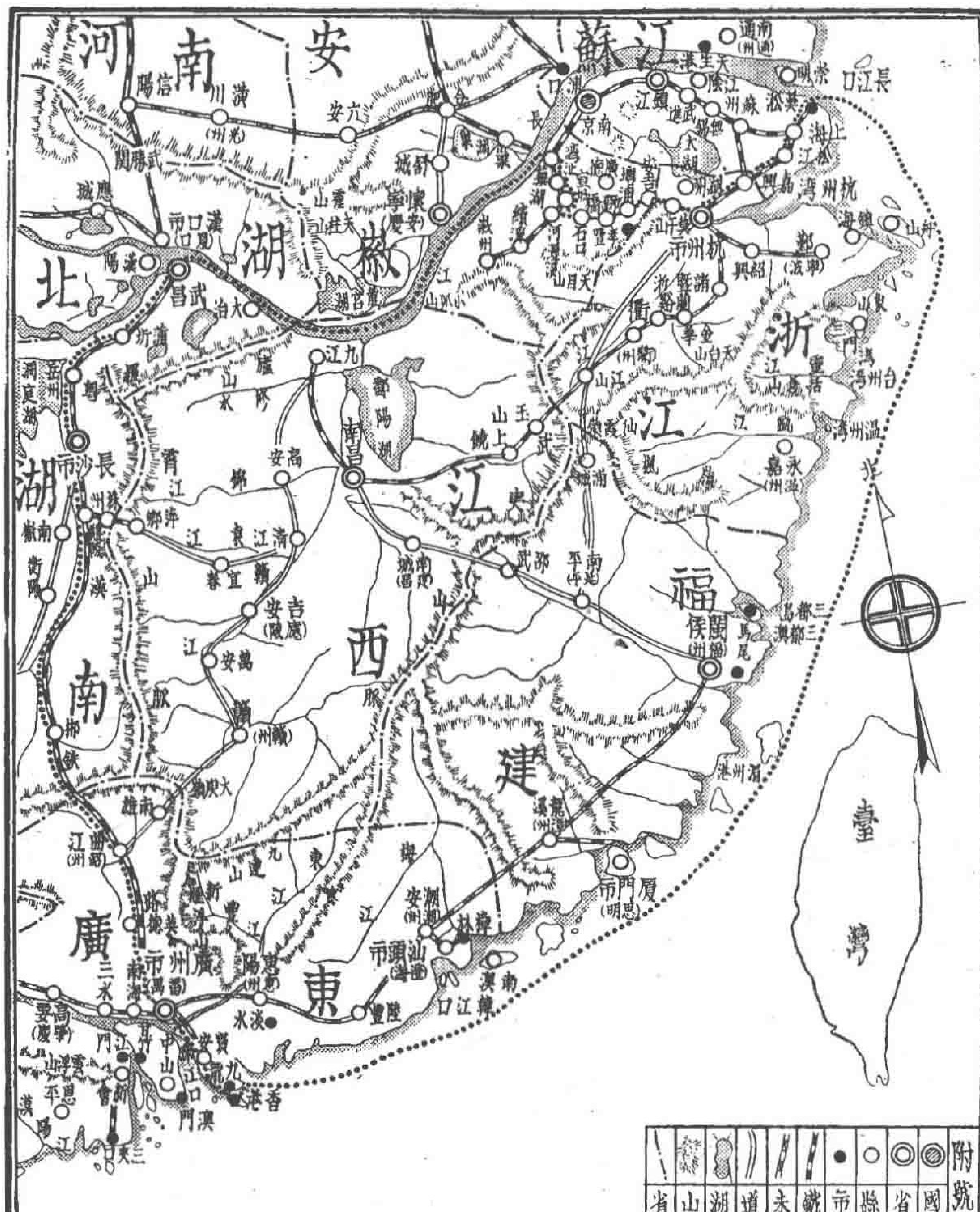
記及文集等每爲擊節讚嘆，深以爲完成艱鉅事業之不易；棟樑之才之不易得眞才見於亂世而世亂尤需眞才，此等情形，古今中外，靡不相同。比國的彌爾謝樞機主教法國的福煦大將以及中國的曾侯，可謂並世的賢豪，均於國破家亡山河變色之際爲國家民族謀福利，以箇人精誠之所至，挽回一代人心，而立德立言立功於不朽。湘鄉以恆勤勞謙四字律己教人治軍齊家，所說均閱世經驗之談，成爲亂世『嘉言』（梁任公著有曾文正公嘉言鈔）蔣委員長曾說：『曾文正生平躬履諸難，都是以「打脫牙齒和血呑」的堅忍沉毅的精神處之，曾不責備人家；這是曾氏的偉大，也是他成功的要訣。』在我讀曾氏文集做劄記的時候，上海抗戰已及三月，終於大場退却乍浦登陸嘉善嘉興相繼淪陷平望湖州陸續失守，於是莫干山之屏障盡失人心動搖風聲鶴唳，一日三驚雖欲力持鎭靜苟且安居不可得矣。終於被迫出走間關數千里，歷時四十日，而文弱書生遂亦成爲高等難民，誠可笑也。我等在新婚后來此，不意蜜月變成『苦月』避暑適成避難，最后避難且不可得，必須逃難，不但勞民傷財，幷且性命難保，情節曲折離奇宛如小說傳奇，逃難詳情，必須下回分解，此段不過『回憶』中之楔子而已。

（二） 安吉脫險

中國有句古話就是『一動不如一靜，』雖爲浮淺之談，然極適用於逃難者。蓋有錢者可逃，無錢者則不能逃，果無錢者也想逃跑，則發生莫大的危險，其結果爲勞民傷財，錢也用完了，人也逃病了，想起來到還是不逃的好。有錢有勢者容易逃跑，那也不算逃難，只可以說是以錢跑路，以勢推行，一如承平時代，决不會發生意外。窮小子最好不必跑，尤其不必亂跑，本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義，自然心平氣和，明瞭生死非可逃避而倖免，逃固或者可以免死，不逃者亦未必盡死，與其餓死病死於草原山溪中，做王陽明的『瘞旅文』之對象，就不如死於牖下之爲愈，無孔方兄者决不可逃難，本可不死，逃則難免，故一動不如一靜也。

逃難之難，眞如唐僧到身毒去取經，同時經濟不甚充裕，靠書吃飯的我，大可立定脚根，不必開步走了，又何必逃呢？上文所說動不如靜是逃難吃苦后的教訓，事先並無此種思想，經驗增加人的閱歷與智識，亞里士多德說 Experientia Docet (Experience teaches)有深意存焉。我們受環境的壓迫，决定走了，然終無法動身。情形是這樣的：去年十一月間嘉湖等城雖遭陷落，杭州除飛機空襲而外，仍極安謐，莫干山杭州的交通本應維持，無奈浙省最高長官畏葸過甚，善於電報交際，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日軍未至，省政府早已撤退，蕭山杭州已入無政府狀態，各種交通均告阻塞，火車停駛，公路不通，包車絕跡，洋車居奇，而下山的轎子，遂成爲絕大問

題了。莫干山這時候與外界隔絕，儼成孤島，郵電不通，報紙信件無從入目、業已半月，滬甬一綫雖通，因莫杭之途已寨，返滬終成泡影，我等遂決定趨安吉越廣德走蕪湖，初不知其有若何危險，逐漸的



逃難四十日之行程

陷入最嚴重的軍事區域也。

從莫干山到安吉城爲八十里山路，一日可達，轎夫可用二名，爲價不過五元，這是承平時代的光景。現在公路局解散，本無轎子可叫，即有亦不肯到距離較遠的安吉，就是看面子肯去，亦非四十八元不辦，眞是有錢然后才有命也。我們的轎子是在山下叫的，經過三數日的折衝與努力費盡全盤口舌，叫到轎子五乘，每乘十三元，同行除著者夫婦兩人外，尚有合肥李氏主僕五人，我等一行七人頗不寂寞，遂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七時，浩浩蕩蕩離崗頭墩過怪石角，越莫干嶺和可愛的琅玕精舍作別了。

轎子在山腰間，蜿蜒前進，道上結冰，山路本不易行，轎夫顛蹶者再。山巔氣候嚴寒，已入隆冬，在肅殺縮瑟的空氣中，一聲一聲的礮響，傳入耳鼓，大約是從吳興方面來的；似乎對我們說：『國難十分嚴重，是眞實的擺在眼前，需要各個人犧牲性命，拿熱血換得祖國的不亡與民族的復興，你們這班人還去逃難做什麽？』聽到這裏，滿臉通紅，發熱，良心給我極大的呵責，眞有意從此

三二一—一二五

投筆從戎，但是眼看到憨笑的妻子，回想到白髮的高堂，這種仰事俯畜的責任，將來又託給誰呢？人生眞是環境的奴隸！行行復行行，已從高山降至平地，時已正午，天氣漸暖，潺潺的泉水，蒼老的古柏，曲折盤旋的松樹，滿山的修竹，一一與我們話別，從此永別莫干，身入安吉縣境了。

武康安吉間，山道崎嶇難行，轎夫涉水沒踁者數次，渡河者兩次，墮入水中者兩次，險象環生，不一而足，所幸每次化險爲夷，卒能安抵安吉，時已薄暮。安吉四面皆山，易守難攻，城小而堅，似非兵家必爭之地。我等入城之際，市民議論紛紛，有謂我儕失算，身入虎穴而不自知，蓋安吉市民能逃者已逃盡，城內均不能逃者；有謂泗安已成軍事重鎭，欲入廣德，必過泗安，況廣德已非普通人所能通過等語。我等抵徐永泰棧房後，尙覺市面平安，不過謠言孔多，有謂大兵即將過境，日機即來轟炸，而轎子之難叫，眞難於登天，確是事實。在等轎子的時間內，四川軍隊突然來駐城內，家家戶戶，全爲灰色的丘八先生所佔據，我等旅舍，決非例外，除我等房間外，全棧幾無隙地，甚而至於老闆娘的臥房，也被他們佔領。這班勇士全是劉湘的部隊，初從西蜀開到東越，英氣雖然勃勃，尙未到過前方。初到時就煮飯做菜，高興時就唱個四川的山歌，愛情的曲兒，后來人是愈來愈多，叫囂之聲，不可嚮邇，互相咀咒，徇至動武，到了晚間，大勢不可收拾，一位兵士欲毆老闆，因其供應不週，近於吝嗇也，兩位官長因小事而參商，互詆爲漢奸也。咳嗽聲，談話聲，嬉笑聲，小便聲，（附註：兵士在臥室內是不拘形迹，小大由之。）擦鎗聲，戲罵聲，打牌聲，歡呼聲，一切的一切，打成一片，令人不能成寐，我想這是不了之局，因爲兵士是不顧一切的，危險是有種種可能的，我等屛息以待，不敢出門者兩日兩夜，少動即有危險，精神上的痛苦與黑暗，達於最高峯，實在如同身處地獄在魔鬼的勢力範圍內一樣，有時發最上的痛悔，願意以靈魂付與創造者，有時聽見日本飛機在離屋不遠的空中作格格聲，兵士欲開步鎗射擊與軍官阻止的聲音，我們到願意一個炸彈，同歸於盡，解放靈魂上的壓力與苦楚，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死的快樂，生的艱苦，生不如死，一時覺到萬象皆空，知道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乃眞正受用，我們的一顆心靈和塊然的肉體均交付造物主了，聽他的處置，不復有所顧慮了，霎時間心地光明，生與死一切置之度外。在這個時候我想起洋將戈登 General Gordon 在非洲 Karthoum 地方，被土人圍困，英國救援不能即至，在死在眼前的光景中，他的靈魂趨向上帝了。這個最后幾分鐘，是劃時代的，是生死兩世界的分野，戈登就把那 J. H. Newman 的一首詩 The Dream of Gerontius 拿出來循環諷誦，嘆爲得未曾有，同時又讀師主篇 The Imitation of

Christ，感動彌極深切，以爲這本書上的一字一句，全是爲他自己說的！宗教似非戈登所好，然在臨終的一剎那，給他極大的幫助。我們在這個時候是竭力的祈求了，（后來回到上海聽說也有許多朋友幫助我們祈求實在令人心感。）結果是很好。兩日之間，我們實行閉關政策從未有一人用暴力使我們開放門戶，來去的士卒雖多，從未有人用指彈戶，如同屋內無人此屋不復存在者然！老闆是漂亮的，曉得他自己不順士兵的眼，即於晚間請軍官大抽其雅片，以資聯歡。在緩和的形勢中，一部份的兵士開赴前敵的當兒，我等就乘機出逃，取無官一身輕之義，我等取兩個小包袱，亦只剩這兩個，餘外價値數百元的行李衣服箱子等均送給弟兄們了，到不是他們搶的。我等留安吉（既不平安，又不吉祥。）三日許，度日如年，如處囹圄，於二十六日晨，徒步出走孝豐廣德之行作罷，擬取道河灘溪以達宣城。出城時盤查甚嚴，據云昨日日機機關鎗在此掃射。在郊外步行數武，吸一口新鮮空氣，才覺到人生有趣。我等已兩日不食，到農村裏去吃一大飽，才知道人性好生而惡死。回首安吉，恍如噩夢一場，才知此城數日前即劃入戰區，厥后國軍收後泗安，曾從此出奇兵，以作側擊，安吉在軍事上之功用，其爲此歟？

（三） 從浙入皖

出了安吉城后在草原上和稻田裏跑跑，週身發熱，覺到冬日之可愛。孝豐現在滿城皆兵，進城不易，我們的目的地是孝豐港上的塘浦鎭，距安吉不過八十里，我們跑了三十里，又坐了五十里小車，在傍晚時候，已渡港抵鎭。沿途風景絕佳，過一小嶺，下車步行，餘則路尙平坦無阻。嶺下有深溪，溪中沙子碎石甚多，漁者挾老鷹六七頭踞舟上捕魚，渾然忘機，似不知隣近有戰事者。孝豐四郊，富於土匪，我等所徑之途，亦爲若輩出沒之所，數日前尙在此方作祟，幸而飽載遠颺，不爲吾儕害。小車之聲轔轔，和廣德的高射礮聲相應和。據云日機每日來遊，高射礮發彈以歡迎之，嘉賓雖去，但山民震耳欲聾矣。說起也很奇怪，我等雖改途孝豐但是仍抱繞廣德而行，一聲聲的礮響，知道空戰仍在積極的進行。抵塘浦的首要是吃飯，次要是雇轎子。現在軍事緊張，有錢者出錢，無錢者出力，鄉下人無錢，故當出力拉夫之風，盛極一時，轎夫怕拉，多逃入深山，早出夜歸，故叫轎子者苦矣。我們本想叫轎子到河灘溪乘江南鐵路北上，因爲轎子難覓，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叫到皖境之獅鎭，計程百二十里，轎子爲數五乘，計洋一百六十五元，欲難民出這個大數目，眞正不易，然而不出又不了，因爲這是碩果僅存的轎子，你不出，還有旁人要，又怕弄成安吉的局勢，只得將就了事，決定明晨上途，拿出十元的定錢，出門就跑，我的喉嚨已經啞了，因爲這班轎夫不是眞不二價，必須再三講價還價而后可。

二十六日黎明離塘浦，轎夫怕抓，繞道出孝豐城當晚抵「上銅黃，」浙省最西之一小村落，再西則入皖境甯國縣治矣。沿途山明水秀，如入畫圖，可惜我等心緒不佳，雖然偶爾領會天然的景色，但未能極意的流連；我等又非騷人墨客，未曾吟咏數章，效杜工部做幾首亂離之詩，以吐積愫；我的幾個好照相機已入他人之手，無法將天然妙景攝入鏡頭，以資紀念。現在我可以說的，大約如此：浙省的山勝於皖省，至少在浙西皖東南的一部分，浙山富於樹木，而皖山則童禿不毛，兩省分界，不是矯揉造作的，在地形地質方面是有理由的。再則從塘浦過銅黃到獅橋的一段，俱有崇山峻嶺，兩山之間，因山溪的灌漑，自成肥美的區域，迥非江北或皖北所可比擬。假使這段地帶放在歐洲任何國家，早已無疑的劃為風景區了。現在是什麼景況呢？浙皖交界實在是匪區。現在國共合作以禦外侮，數年以前，國民政府曾在這座山谷裏很嚴厲的剿滅過紅軍。現在看見兩樣東西，富有歷史上的興趣：第一是些大小不等圓方各異聳峙在山巔和平地的碉堡，第二是雙方宣傳打倒的標語，雖然經過長時間風雨的摧殘，在頹垣斷瓦上仍然有遺跡可尋。

現在時過境遷，政治情形本應改進，不過『共匪』仍然存在，以一二十人擴充至一二百人，盤據山嶺。二十七日我等夜宿於上銅黃的茅草屋內時，已經是滿城風雨，說明日過嶺時，將如何如何，決不利於吾儕，轎夫尤為恐懼，顯然欲乘機逃脫。

銅黃獅橋之間有兩山焉，實為浙皖兩省之分水嶺，凡入皖者必過此二山，土人稱之曰『翻雙嶺。』二十八日天未大明，我們已經起來預備去翻嶺。無疑的山路是曲折幽靜，起伏難行，乘者必須下轎步行，兩山之間，仍須上轎，轎夫疾走如飛，甚為沉著，汗流如注，而絕不停留，少選后山亦過，轎夫伸了一口長氣，抽了一口烟，說『恭賀老闆洪福，危險已過，從此身入安徽，一路太平，』說完拿了工錢和酒錢，從此告別。這班轎夫家裏是有老小的，不但怕共匪，并且怕拉夫，聽說獅鎮過兵，不曾把我們送到鎮上，已經兔脫而逃了。

（四）過河瀝溪

自從平安翻過雙嶺以後，廣德的礮聲，從此不入耳鼓，不過山這邊的情形，又和那邊異趣了。從獅橋到河瀝溪，計程九十里，其間村鎮甚多，例如鳳凰鎮、中興鎮、溪鎮、石口等，沿途駐有重兵，每鎮皆為碉堡，盤查之嚴，自出安吉城后，未有如斯之甚。我們所走的，是做在山脚下和山腰中的山路，路基甚佳，擴而張之，稍加整理，即成絕好的公路，可通汽車，我在意大利及瑞士，這樣類似的山中公路，實在走得不少，我們是可以做做的。路之右為山根，左則為深溪，溪有石底，作深紅色，酷似一團的海草，有時有深曲的縐紋作人腦狀，從岸上視之，蔚為奇觀。本來獅鎮河瀝溪間，往來均利用此溪以通舟楫，

三二—一二八

現在一切舟隻均怕拉夫匿而不見。在這種情形下，無舟無車無轎，只有緩步以當車了。我們把這條路，分成兩截，今天先走四十里到石口，其餘明日再說，因爲正午才到獅鎮，今日力之所及，不過三四十里路程而已。夜宿石口鎮。

二十九日雇一輪小車三輛離鎮，沿途經過兵站及村落甚多，車夫怕抓夫遲滯不前者再經我再三開導，始如蚯蚓一般的前進，因爲鐵輪在石子上走，推者眞是不易，而乘者亦復腦震欲碎矣。在未到河瀝溪的三里前，他們不肯再前進了，雖懇切勸勉，亦復無效。據余觀察所得，不但轎夫車夫怕拉夫而逃差，即一切壯丁均怕著灰色軍服的大爺，談虎色變，聞風退避，軍民不能合作，民衆組織欠佳，流弊所及，爲此次抗戰之致命傷，其影響之大，固不下於漢奸也！

河瀝溪是後方軍事重地，有公路及鐵路，北通宣城蕪湖與首都，南通績溪徽州，遠及杭州。我們是下午四時許到的，見滿城皆兵，滿路是兵，軍用車鐵甲車飛馳市上，軍民現錢交易，店家大開其張，滿街標語，歡迎勞苦功高的士兵。人心雖然惶惶，但是舉止鎮定不亂。

我先在軍政部的后方醫院裏看到幾個朋友，知道國府遠移重慶，部會都遷漢口，還有些令人驚駭的消息，就是宣城被炸，吳興已失，崑山蘇州相繼陷落。在路上又遇到莫干山老友顧君，擬往徽州到黃山去逃難，我說是到蕪湖，一個南轅，一個北轍，我等相視而笑，握手珍重而別。

我們一行七人午后六時到甯國車站（即河瀝溪）去看看，打聽消息，見站上難民成羣，行李成山，士兵成隊，大家都是來乘車的，究竟車子何時來，是否眞開，無一人能道其究竟，不過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在些等，等到半夜一時許，寒風吹入骨髓的時候，大家就罵幾聲他媽的，一鬨而鳥獸散了。剩下來的人不多，反正是堅苦卓絕的乘客或難民，死不肯走，還在露天的月台上等。車務人員說：『車子是要來的，天知道牠什麼時候來，慢慢地等，等到天亮，牠總要來的。……』到了早上的四點鐘，車子果然來了，大家看見了，說不出來的歡喜，牠是勝利的車，救命的車，中國軍用的鐵甲兵車！我們一個一個兒的就一擠一擁而上，各佔一席地，先坐下來，有話再說，定下神來一看，車子內除了馬糞而外，什麼都沒有，車箱四壁是烏黑的，間有二三個小圓洞，讓我們現在講衞生通空氣，牠是從前被機關鎗掃射遺留下來的傷痕，廢物利用，各有其時！至於車箱內的人物，有士兵，有軍官，有老人，有幼童，各人的表情不一，但是每個人均現出十分疲倦的臉色，心裏面在咀咒戰爭，弄得全中國家破人亡，無一人不受影響。車聲轆轆，眼皮下垂了，呼聲與車聲漸漸地相應和了，經過十小時在露天月台上的期待，就是鐵鑄的人也該閉目思眠，何況經過長途的勞頓呢？在東方灰白的時候，人人一躍而

下火車已抵孫家埠，七十里征途告一段落了。

浙江人把河瀝溪讀成何里奇而安慶方面的人則讀之如猢狸妻。河瀝溪對於我是神祕的，而尤其是深夜登車，無須買票而破鈔；在黑夜籠罩中軍民打成一片，努力前進，追尋中國民族前途的光明，這是我第一次的經驗和紀念。

（五） 宣城一宿

余等以十一月杪抵孫家埠，下車后即渡河而北，見全鎮商民閉戶，儼然死城，雖到處看見『停止交易就是漢奸』之標語，然開張者眞寥若晨星，我等飢腸轆轆，然終無處購食。在市中看見兩名漢奸被捕，押赴刑場，戰慄無人色。曲曲折折走完數街，始抵公路汽車站，往宣城蕪湖之汽車匪特不能通行，公路人員說『自己已兩日不食，駐軍紀律不佳，』勸予等『速往宣城乘車，路軌今夜必然修復，速走爲佳，步行不過三十里耳。』三十里路本來不算什麼，不過積勞之後，難以勝任，而尤以予妻爲甚。各種交通的工具均爲軍用，連一輪小土車也絕對雇不到一輛，不跑又有何辦法呢？還是慢慢的走罷！我們用法幣二角買了些白飯和青菜湯吃吃，續上征途，路上看見許多的事物總是値得紀念，不會使人忘記的。公路上的軍用車極多，可以算是『往來如織』，每個車頂上都安置一棵樹，以爲掩蔽，庶免飛機之轟炸，回憶十年前作客巴黎，在 Hotel des Invalides 內面，看見一棵空心的老樹，外表是青枝綠葉，無何異態，而裏邊則安置一座精巧的瞭望台以覘敵情，初到法國鄉下人的我當然驚奇不置，然在今日的戰爭中此類事實又何足爲奇呢？路上看見祥生汽車一輛廢置道左，上海的公共汽車兩輛墮入河道，蓋軍用車主快，疾馳道上，往往發生意外，此或其例歟！道上又見死馬兩匹，一則爲犬所食，一則背上血肉淋漓，許多兵士就地取材，割馬肉而食之！『行行復行行，千里亦云易，』卅里途程已得三分之二而強，宣城在望了，滿腔都是希望，忽然間崩崩數聲，黑烟上騰，日機又炸宣城了。我們正在些思想著：這是破題兒第一遭看見飛機的轟炸，這兩架轟炸機已經在我們頭頂上盤旋了，我們得著鄉民和道旁一位軍官的指示，馬上就俯匐於田畝中如死人一般的不動。飛機再盤旋了幾分鐘，絕未掃射，就去了，我們爬起來，仍向宣城進發。離宣城約兩里的模樣，經過白石建築的大橋，甚爲莊嚴而美麗，代表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文明，同時證明宣城是中國歷史上的古城，非獨爲舉世皆知『宣紙』之產所，幷且爲著名文人謝眺等流連之所，我總希望這座大橋不爲礮火所毀。

我等薄暮抵宣城，知城內自西徂東自南徂北均已炸平，遍地死屍，到處瓦礫，而宣城的行政專員已於事先棄城而逃。車站是今日新炸的，紙片、瓦片、洋鐵片、破書、破布、到處飛舞，死屍觸目皆是，共無

人顧問死后慘痛的狀態，正復與城內相同。炸得太利害了，人死得太多了，車站一帶的情勢，至爲危急。我等正在站上，以爲和河瀝溪一樣，可以露天的等待火車。當時我逢人便問，究竟何時開車？一個學兵竟欲乘機騙我入伍，當爲江南鐵路宣城辦事員徐君所斥，其事乃止。徐君爲河北省人，在交通界辦事多年，以我等身居危境，舉目無親，急延至其家，闢室以待，互通款曲，其言頗親切有味：『這里是茅草屋，灣灣曲曲的距車站頗遠，毫無軍事作用，空軍絕不注目，今夜只有軍事車，大約沒有軍民公用通車，君等可在此暫住一宵，以待明晨再說。我是在車站做事的，車之有無，我最明白，我到夜間十二時，還要到站，果然有車皮的話，我就來叫您大家一齊上車，我也要到灣沚，瞧瞧我那兩個小兒子，我的太太是新近過去的。不過車站上是太危險了，您萬不能在那裏等車。』這番言語，令人覺到這位北方之強者肝膽照人，我們再求得他的許可與贊助，讓我們冒險再至車站，去邀李氏主僕來此暫避一夜，這是寸妻堅決的主張，而徐先生深韙其議，不過他們以爲今夜車子必到，終不肯來，從此莫干山的七八旅行團，分爲一組五人，一組二人，到蕪湖后，始得重行把晤。到了一點鐘的時候，徐先生從車站回來了，說今夜車皮全作軍用，故無空車北上，日機且午夜來炸，君等且安眠，明晨再說，』這時候徐先生屋內的朋友，集中於此，預備明日上車者，已經不少了。

我記得是十二月一日九時的光景，在晨光熹微中，徐先生忽然從外面走進來，說車子到站了，大家快預備上車。霎時間屋內的人狂奔而出，雖然小孩子小姑娘也能負擔很沉重的行李和包袱，看見這種光景，能不令人驚嘆嗎？蓋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在危急之秋，性命交關的時候，雖小孩子也能解決些難題，不能不如此做，非做不可，蓋求生之一念，鼓舞於內，實一切勇敢行爲之動機也。抵站時，見一切的一切，混亂已極，人人提箱帶籠，扶老攜幼，直奔鐵甲車而來，不過車箱之門過高，升堂入室，實爲不易，不數分鐘，車箱已滿，車蠕蠕動了，遙見隣近軌旁臥一士兵，面目如生，惟鼻尖有冰汗珠一，蓋已被炸死矣。江南鐵路方面的轎樑，以灣沚方面的爲重要，日機認爲有軍事上轟炸的價值，列車將抵灣沚站時，日機發現於天空，飛近車旁，許多士兵，就負鎗從車上狂奔而下，迨夫飛機飛行未遠尚可囘頭之際，彼等又荷鎗奔囘，一躍而上車，此等缺乏常識的行爲，實危及全車的生命，雖婦人女子均知其非，提出嚴重的抗議、她們說『甯願死在車上，不願作無恥的狂奔，使機關鎗可以利用爲掃射的目標，因而危害旁人的性命。』飛機去了，車子又動而前進了，車內的孩子哭聲震天，苦哭乾號而不休，實在令人煩悶欲死；許多兵士因此咆哮大罵，提出責難，我覺到是十分正當，因爲車

三二—一三一

內的號哭，和車外的聲音互爲消長，飛機果來，假使我們的聽管窒塞，那就危險極了。一位剛從前方回來的勇士面目英俊，年少有爲，就乘機說道『小孩兒不能再吵了，國家是危急極了，廣德城已炸平，業於昨日午後一時陷落。傳聞江陰亦極危殆。』如冰水澆頭一般，衆人皆黯然神傷，默默無語。旋一老兵云『廣德失則宣城危，在不久的將來，蕪湖定將被炸，灣沚恐亦不免。』這個不幸的預言，后來很慘痛的字字驗了！車過灣沚以后，很快速的於午后三時抵蕪湖車站了。下車后，在月台上緩步出站時，我發生一個奇妙的感慨，就是我們用五天光陰所走的路程，乘火車用不了半天，我想中國科學化全盤歐化，是救亡的至計，甚至有益於逃難。那些孔二先生的食不語，寢不言，肉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座，試問有何用處？何補於國計民生？蘆溝橋事變以前，還有些人在那裏假武修文，在尊經社捧孔老二讀經，現在雖知愧悔，而『社稷已屋』矣，如之何哉！想到這裏，不知不覺間已及站門，忽爲查票員所阻，非從頭到尾補票不可，畀以法幣一元，才能出站。出了大門一看，我覺蕪湖很好，是后方的安樂土，是南京的衛星，首都存在一天，牠也存在一天。上海尚且守三個月，首都豈不能四倍於此守一年麼？所以蕪湖如同在『保險公司』保過險的，絕無問題，我們可以在此苟殘延喘，不料四日以后，即生極大的變化，不但我們沒有想到，即蕪湖的市民也決不夢想會遭此浩刧！

（六）『蕪湖炸平』

我對於蕪湖的印象很好，出了火車站，就是駛過揚子江上下游的輪船碼頭，運輸交通十分便利，於商業上裨益非淺，加之長江南北的米糧輸運，實以此處爲中樞，故戰前的蕪湖是繁榮的。就是從軍事方面說，牠不但保護首都，作爲犄角，并且從四川到皖南和錢塘江兩岸的士兵，也得依賴本港運輸，故蕪湖對於南京關係的重要，至少和廣德立於同等的地位。我的住所是離江邊不遠，距火車站很近的太古碼頭，在最初的三四天內，我的日子過得很舒服，到城裏去頑耍，看看最繁榮的街道，如長街洋碼頭等處，均有我的足跡。我總覺到街上的潰兵傷兵太多，無隊可歸，無路可走，有些簡直和叫化子一般似的。我想這總不是一个辦法，果然到夜間搶案時出，次日蔣委員長即從前方來電派員慰勞苦功高從前方退到后方休養之士卒，凡無隊可歸者，決予收容。市面日趨穩定，人心日益鎮靜，雖空襲警報日有所聞，但多過路飛機，與我無涉，不料到了十二月五日，情勢大變了。是日上午十時半左右，先是空襲警報，繼是緊急警報，我等遂避入鋼骨的地室，未幾重轟炸機二架驅逐機兩架冉冉而來臨了，馬上我們三層鋼骨的洋房，完全震動，即地室下的地面，亦復發顫，如是者兩次。日機第一次轟炸，以火車站爲主

三二一—一三二

要目標第二次投彈，擊中怡和公司的德和輪，太古公司的大通輪，及其停泊之躉船，附近江水被激起甚高，據調查所得，謂英輪被炸，事出誤會，實因標誌難分。當九一八事變時，國際聯盟會派李頓爵士來中日視察，李氏曾乘德和輪赴東北調查事變因果，報告國聯，今幾何時，德和又因中日戰爭而擊沉江底，德和二字將為歷史上的名詞，想李頓將不勝今昔之感，又不暇為德和哀矣！事后我們到江邊上去觀察，見大通及躉船在火焰中焚燒，爆炸之聲時作，岸上時聞船內呼救之聲，然亦無法可施，無可如何，如是焚燒不息者有兩晝夜之久，日裏看見些白烟，入夜則火光燭天。江干上則死屍縱橫，手足紛飛，身軀異處，婦哭其夫，母哀其子，燒紙者有之，供飯者有之，涕淚交流，慘極人寰，戰爭之結果，竟如是也。我等寓所密邇江邊與車站，既如前述，上午的投彈，每个如同投在自己的屋上，故今日受驚獨甚。不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據閽者言『日本空軍明日當復來「炸平蕪湖，」不論何人，均宜暫避，且今日已從飛機上散傳單，權當警告矣。』閽者為一老人，做此口頭報告時，臉作灰白色，無血的兩唇，顫震異乎尋常，最后也說：『我老矣，決不怕死。』他似乎有意說我們青年的人怕死，無論如何，老人的寥寥數語，足使我們食不下咽，寢不安枕。似乎明日是每個人的末日，死刑業已定讞的樣子，大家呆看，也說不出所以然。從五日到六日的夜間，時間飛去得太快了，各人總要想想他的一生，他的家庭，翻來覆去，輾轉牀褥間的想，很容易的把天想亮了，但是自己仍未想完。有喜事的時候，人們常常算月份，算日子，算時辰，埋怨於時間過得太慢，恨不得馬上就好事臨頭。至於監獄裏定過死刑的犯人，也是常在些算日子，只恨牠飛得太速，巴不得一天分作兩天過。所以為時間下一個定義，實在是最難的事體，還是根據 Aristotle 從時間的本身方面著想呢？還是贊成 Henri Bergson 的意見，從能夠感覺到時間長短的人類心理方面著想呢？

這些問題讓有閑階級去管，我們現在生死臨頭，時間委實是飛得太快，十二月六日的曙光，已經呈現於眼簾之前！大家非逃不可了，特別是我們所住的地帶太危險了。我們起來吃點東西，就逃出來了，同行的有三個小孩兒，三個老太太，孩兒滿街哭，女人跑不動，逃難最忌的是老的和小的，現在無辦法，真是又可嫌又可憐。不顧死活的慢慢的跑，到了一個小的丘陵上，其地灣曲高下的場所甚多，是避轟炸較好的地方。在九點多鐘的模樣，有個空襲的警報，旋即解除。到了十點三刻的樣子，連警急警報都沒有，日本的空軍突然飛到，計有轟炸機二十餘架，另外還有許多的驅逐機，我們馬上就伏在地上，如死人一般，絲毫不敢動作，有時把頭斜過來偷偷的看看天空，只瞧見幾十架飛機，忙於調動，有的是銀白色，飛在很高

的天空，如同白鴿一般的好看，有的作深紅色，向前疾駛，不一會兒的工夫，就於十一時開始轟炸，到十二時三刻始停，計轟炸整整的一時三刻，假使我的時計是正確的話。我們頭頂上的天空，是飛機發動的根據地，炸彈老是從此地發出鳴鳴之聲，而被炸地點，則發出崩崩之聲，旋即黑烟紅火直逼雲霄。在這種情形下，每一次的投彈，均畀與吾儕以莫大的驚懼與威脅，以爲此次是必死無疑，豈有更生之理？既然曉得是如此的一會事兒，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心靈集中於無形的主宰，不復做有形事物的僕役，中國飛機來交戰也好，日本的空軍被迫而退去也好，早已不聞不問，不過炸彈震耳欲聾，擾我心曲，亂我思潮，殊爲悶損，更覺討厭耳。這個一百零五分鐘的時間，眞是太長了，眞正不容易過去，一分鐘有一分鐘的教訓，是我們生命將來的基礎與泉源，對於人生的意義，格外多一層認識與了解。安吉兩晝夜的恐懼，是怕死神的來臨，是心理的，是理想的，至於蕪湖的經驗，是現實的死，站在面前！近兩小時的痛苦，慢慢的消失了，雖然驚定仍有餘驚，痛定仍有餘痛，總算是苦盡甜來，再慶更生，予妻與予相視而苦笑。抬起頭來看看，看見對面火焰冲天，火車站炸得粉碎，馬路巨隙下可見江水；難民收容所完了，最大的當舖燒光了，最繁華的上中下三段長街毀滅不少了，據目擊者云，此次投彈計有六十枚上下，種種損失，物質方面和人的方面的損失，無從估計，亦無人估計。昨天江邊上和今天城裏死的人，決不在少，總在千數以上，不能說中國有四萬萬同胞，多死幾個也滿不在乎罷！夕陽在山，紫赤似血，我們垂首喪氣的，一步一步的回家了，人人面有死色，不曉得明天又將何似？歸來罷，再說罷，先吃碗飯，然後再去休息吧。寓所內窗戶上的玻璃多半震碎，天花板上的白粉多落在地上。我有一個朋友不曾離開，嚇得像個白癡。還有南京法領事館的兩個汽車夫本來應該設法把領事的汽車運到或開到漢口，現在也逃得無影無蹤！我因爲蕪湖的情形，一切的一切，是靠不住的，預備明日乘民船渡江到裕溪，再乘淮南鐵路，北往合肥的鄉間暫避，當下和一位朋友到江邊上去叫船，船叫不著，天色黑了，匆匆返寓，愁思萬斛，一無是處。

（七）　法國兵艦

長江內的外艦，英法是有聯絡的，蕪湖被炸，法艦得英艦的報告，乃急從九江下駛，深夜抵埠，沙奈艦長發葉君（Francois Faye, Capitaine de Fre'gate, Commandant l' Amiral Charner）於七日夜間四時登岸，請全部外僑往長江上游暫避，準於七時登輪啓椗，余等夫婦亦得登艦附驥，愉悅之情，匪可言宣。上船的時候，有三件事實產生，中國士兵阻止外國人走，說洋人膽小如鼠，同時有形似乞丐和漢奸的一位，很堅決的來探詢我們的行踪。中國水

上飛機到蕪湖，來車站方面巡視一週，離地面很近，機聲軋軋可聞。不旋踵間日本的飛機又來轟炸了，我們的船也動了，伸了一口氣，大家都很高興的離開危險的區域。

這隻兵艦是在 Bordeaux 城造成的，專門在安南與長江方面航行。在江裏面走，其平穩的程度如同 Cogte Rosso 在蘇彝士運河中航行一般。因爲兩星期的勞頓，現在舒舒服服的，拿船長的辦公室，暫作我們的行轅，過三日甯靜的生活，是很痛快的，并且船長和我們談得很投機，他曉得我住在歐洲有不少的年頭，對於他的故鄉巴黎，略有認識，所以格外高興，最后索性請我做他私人的祕書和翻譯！我以他故婉辭，然雙方友誼從此締結，互約彼此通信。因爲他對於我們的生命，在患難中，援之以手，同時他對於中國，深具摯愛與同情，我們就送了他一點小玩意兒，就從此握手珍重而別，這還是后來的話。

沙奈兵艦七日夜間抵安慶，外僑全行登陸，安慶燈光輝煌，從江面遙觀，頗爲莊嚴而美麗，我等以夜深未克登陸，而兵艦以江西方面之馬當江口，行將封鎖，故疾馳過小孤山而上，於八日黎明入贛省境，竟在九江江面，停泊一晝夜，我等乘機登岸遊覽，見市面繁昌而安閑，出品以瓷器、水果、樟木箱子爲最佳。九日晨五時接續西進，江面益平，風景淸絕，見北岸泊有招商大通合衆等公司的船隻，我們在甲板籐椅上閑坐淸談，用以聯絡中法友誼，毫無舟行之苦，下午五時乃抵漢口，寓鄱陽路友人處。

（八） 武漢一週

予在武漢計住七日，我爲休息與計劃起見，當時頗有入川和入桂之議。是時首都已陷，蔣委員長及政府重要人員，分別駐節武漢，故三鎭益形重要，加以流亡難民，多聚集於此，人口驟增，疏散不易，難民入夜多宿道旁，特別區外，時呈不安之象，不過軍事和防空方面，早有準備，人心甚爲興奮而鎭靜耳。至於箇人方面，連日造訪親朋故舊，如宗座駐華代表，牛亦未神甫，廖世功夫人，翁詠霓先生，共商進止，最后乃取決於陳光甫先生。先生本國際聞人，經濟重鎭，因與家弟素稔，本愛屋及烏之熱忱，慨然令予返滬，畀以經濟上之通融，及旅行上之便利，患難中得此奥援，不致流離失所，每念及此，則感激之私，與日俱永矣。予以九日來漢，以返滬之策既决，遂於十五日渡江至武昌。計此七日，晤到瑞士 Fribourg University 舊日同學 Bruder 君，及北平的同學不少，此亦一快慰之事也。

（九） 粤漢道中

十六日晨七時從花園山驅車過武昌市，到賓陽門總站，上武廣直達通車，至午后四時始克登車，計鵠立月台上九小時。乘客多從窗口一躍而入，迨予等從正面費盡千辛萬苦擠入車箱內，已人山

入海，行李山積，高及車頂，毫無隙地矣。車上從此交通阻滯，路不通行，從此端到彼端，非超越『行李山』不可，對於婦女甚爲不便。最足令人痛心者，卽W．C．方面因乘客之不守公德任意的小大由之，胡作胡爲，以致穢氣四溢，『洪水泛濫於天下』在郴縣時予曾爲此事偕乘客一人，代表公衆下車向站長交涉，託其糞除一切，然亦無效，於此可見公民缺乏道德心，民衆毫無秩序與組織，不能擔當艱苦的事業，一切弱點，均在戰時表露無遺。通車本日夜間過岳陽，十七日午后三時抵長沙，十八日早間抵郴縣時，得韶關方面路軌被炸消息，停車一晝夜。車上窗戶破爛不全，又無燈光，夜深人靜，寒風砭人肌骨，不勝國破家亡之感！至十九日上午六時，始從郴縣起程，車從湖南入廣東境時，在坪石站上，忽得空襲警報，急避入梯子嶺隧道，火車的天然石窑，雖飛機炸彈，亦莫能爲害。下午兩時半再從坪石開行，韶關一段的『搶救鐵路，』適在夜間通過，遂於二十日晨六時始抵廣州。從武昌至廣州平時聞僅四十八小時，戰時通過此路，需要四日四夜之久，計九十六小時，需要時間，適倍於平時。本路所過，多爲名城重鎮，富於風景，惜爲環境及時間所限，未克下車一一瀏覽留以俟諸異日。湘省多崇山峻嶺，山田古樹，到處可見。湘南入粵的鐵路工作，卽世所稱之株韶段，頗爲艱鉅，橋樑隧道，爲數頗多，雖平綏路之工程浩天，恐亦不是過也。

（十）　廣州巡禮

我們在廣州不到兩天，當然是巡禮不週，然對於革命發源地的廣州，和廣東人辦事澈底的精神，冒險不妥協的勁兒，表示無限的敬佩！我們觀察下的廣州，究竟是什麼樣兒呢？廣州的市面很好，至少外面看不出異態，防禦空襲的工作，是完備而週到，到處皆是。廣州差不多時時有空襲的警報，而道上從未斷過行人，若無其事者然。我們住的旅館是聳峙長堤上的愛羣，遙視之，酷似芝加哥城中 The Chicago Tribune 報館的大樓。愛羣的樓嶺高入雲表，也裝置高射礮一架。我在很匆忙的時間內，跑到河南去參觀嶺南大學，又到中山大學訪舊友李君未遇，覺得兩校學生的生活甚爲合理化秩序化。又到河南五鳳村去訪友，正見村內做防禦的工作，異常努力。我等於二十一日乘天一輪離廣州，在珠江內遊行一日，因爲貨多擱淺，在江中等待潮水，至晚七時，始抵香港。我們在廣州的同學很多，也有同學會的組織，老同學多來寓訪談，林君宏照更陪余等遊覽羊城，尤覺可感。

（十一）　三遊香港

一九一九年往法求學，曾道出香港，一九三四年從歐美歸來，復到香港，獨此次爲不速之客，突如其來也！香港難民甚衆，每日平均有二千人入港，香港政府以人口激增爲慮，然而市面反因以繁榮。

余等留港一週，以待返滬船隻，暇時曾往堅道晉謁恩主教，參加二十四日午夜耶穌聖誕節的彌撒，又至山村道訪劉放原、謝爲楫兩先生及劉紀華女士，舊友重逢，彌深快慰。同學廖永福君復導余等暢遊香港及九龍，到九龍城吃餃子，其味甚美。九龍后建於香港，道路寬廣，屋宇整齊，住家頗爲相宜。港九之間僅隔衣帶水，輪渡時刻通達。

（十二） 桴海而歸

太古公司的岳州本來說二十一日起程，后竟延遲七日，至二十八日午后二時半始行離港，經過五日的航程，於三十八年一月二日抵滬。岳州沿途僅在汕頭下碇一次，爲時一日有半，予登陸購陶淵明全集，覺其詩文有冲淡太和之氣，超然物表。船上除讀書食眠而外，又得良友數人，燕京大學生物系李先生夫婦及葉女士等，均與余等同舟共濟，餐后皆小談片刻，海上生涯，殊不乏味也。船雖小而不動搖過甚，即初次航海者，亦無大苦，仍能照常飲食，五日以內，海不揚波，甚爲平靜也。船入黃浦，見吳淞鎮上，敗屋頹垣，觸目傷心，見者驚嘆。無家可歸，無食無衣，流離失所的難民，又不知幾千幾萬，豈獨余一人已哉？

莫干山與上海的距離，在平時爲一日之途程。戰時旅行，自然與平時不同，故予等越七省陸路，過四省領海，用四十日之光陰，費數百元之代價，僅能獲得同一結果，讀者或不以此爲驚異也。然著者在飽嘗患難，髮白齒搖之后，再能得見家人親屬，實屬萬幸，人方慶賀更生，我已恍如隔世！

二七，一，十四，上海。

浙江實業銀行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待
詳細規則 承索即奉
總行 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分行 上海虹口 漢口湖北街 杭州保佑坊口

三二—一三七

赴滇行程

記者

頃因顧客取道海防前赴滇省昆明等處者，日見增多，茲訪查最近交通及運輸情形，詳述如下：

海航情形　由滬至海防，太古公司有瓊州、嘉應、慶元、廣東、四川、綏陽等輪，來往行駛，其間約每星期開行一次，航程約十日可達。票價為頭等大菜間國幣一百九十六元，官艙八十元，房艙六十八元，統艙二十五元，入口稅包括在內。倘旅客由滬先至香港，再由港轉赴海防者，乘法郵船，較為舒適，每月十日、廿日、卅日、各開駛一次，航程二日可達。票價頭等安南幣（Piaster）六十元，二等四十五元，三等二十元，四等六元。另加入口稅，頭等安南幣一元五角，二等一元，三等五角，四等二角半。

鐵路情形　滇越鐵路，來往海防河內間者，每日有快車三次，特快車五次。（又稱有軌汽車）快車行程，約三小時，特快車約二小時，每隔兩小時，開行一次。再進由河內至老街，（即雲南省接界處）每日間除貨車不計外，客車行駛，每日來往各一次。上午六點十九分開行，下午八時可以到達，次晨過河口，（已入滇境）上午七時開車，下午八時即達開遠，更由開遠於次晨七時上車，至上午五時已可抵達昆明。查海防至昆明，其間須換車四次，費時亦須四日，若由海防至河內一段，在嘉林換車，越河內直達老街，則行程可縮短一日，惟每星期五下午九時，河內有特快車開行，翌晨五時即達老街，立即換車，當夜五時半，已可安抵昆明。由海防至昆明，直達票價，計頭等越幣六十七元三角六分，二等四十七元一角一分，三等二十四元五角七分。規定每客能帶免費行李三十公斤，逾重另收運價；計每百公斤為二十七元五角。

其他情形　滇省公路，可互通黔桂，如由河內，乘火車至諒州，改乘汽車而達龍州，為入桂之捷徑。滇越間交通，由歐亞公司新闢航綫，每星期四早八時，由昆明飛河內，當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飛回，為時二小時四十五分。單程一百三十五元，來回二百四十三元。

旅館情形　海防及河內旅館，有中西之分：外國飯店，上等每天自越幣四元起，至六七元止，中等者二三元，均不供給膳食。中國旅館，有上中下三等，每天自越幣二元起，至五元止，連膳食在內，最著者為天然、新亞等。目下以河內較海防為繁榮，故中國旅館之設備，亦尚完善，且外國旅館之最高價有每天五十元者。老街開遠兩地，亦有規模較小之外國飯店一二家，每天約四五元。中國旅館則與河內海防大略相同，開遠因使用滇幣，故所費較廉，但設備則頗簡陋，至於滇境之河口，地土潮濕，旅客非至不得已時，均不願過宿也。

以上均為滬滇間交通之大概，惟旅客之由滬港經海防而赴滇者，均須先向各當地法領事領取護照。如由滬啓程，則須先領護照，計費二元，得照後，持照附本人照片三張，塡具申請書三紙，妥覓舖保，（須蓋店舖書柬及個人私章）即將保單及護照，送薛華立路盧家灣巡捕房政治部，審核調查，俟該部認可後，再由該部備就公函，連同護照，送交法領事簽字，約待五六日，即可發出。

三二—一三八

西北紀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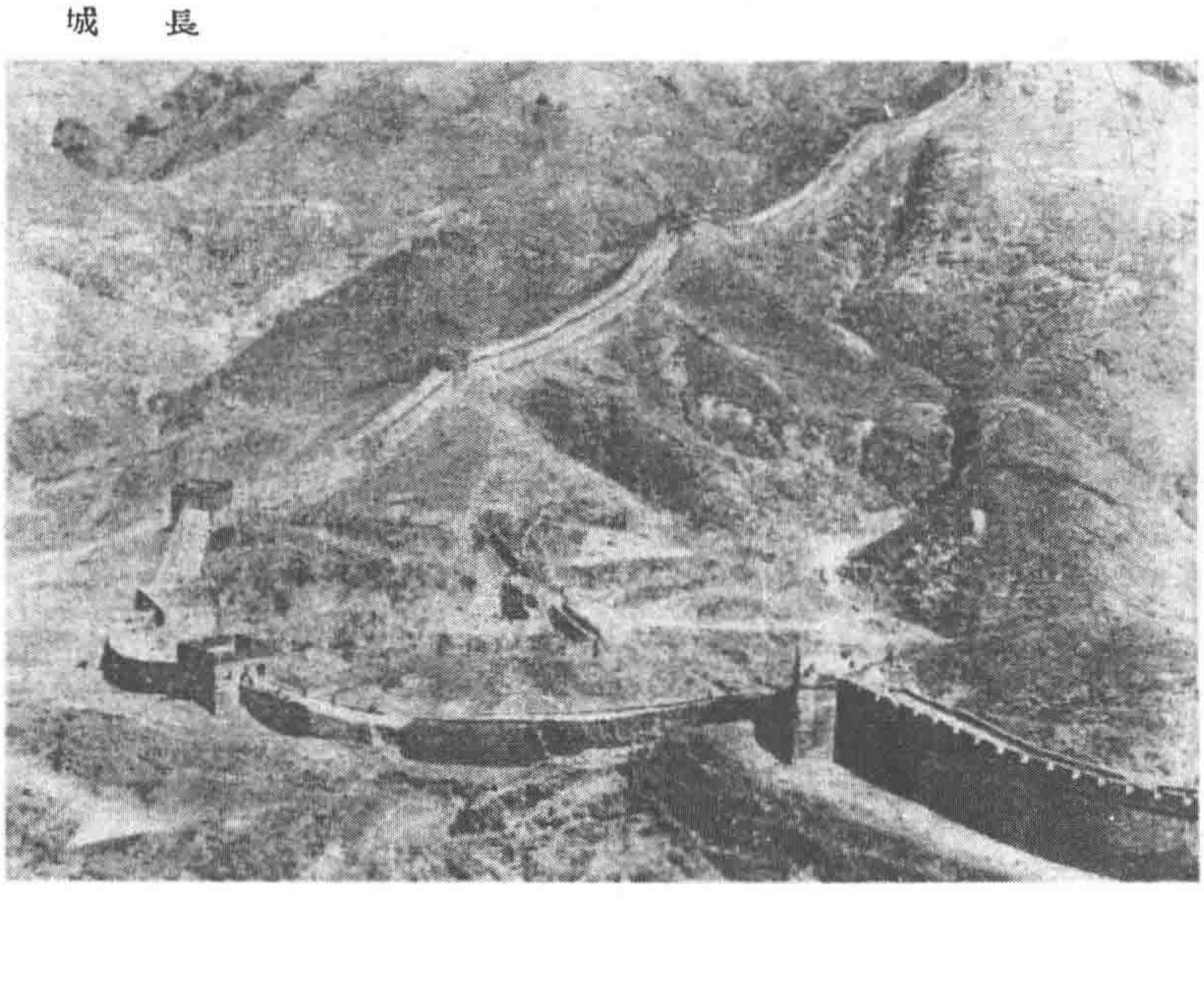
彭弘

在讀完這篇文字以後，覺得形勢全非，心中無限悵惘！作者寫此文時在去年四月，不料未及四個月，即遭逢空前未有的變故。我們現在也無須作空洞的悲切，不妨細心體會此文作爲將來的策勵罷！

記者附識

有人說，『不到西北，不知西北之偉大』。其實若未曾身臨其地，偉大之處固然無從體會，就是一般的生活情況，恐怕也有很多誤解。年來開發西北的聲浪高入雲霄，然而也只是此唱彼和，所知無非是極膚淺的常識，若講到眞正明瞭西北情形的，能有幾人？這次平綏路舉辦學界西北考察團，以極低廉的費用，觀光平綏路沿線各地。一方面內地與邊陲人士的感情可以藉此機會溝通而更趨融洽；一方面可使人民對此尚未開闢的寶藏獲得進一步的了解。這無論是站在政府或國民的立場上都是值得大大地讚揚鼓勵的。尤其是我們行蹤所至處處都受當地長官優渥的招待，感意隆情，只有更加自己的慚愧而已。這次游過的地方共有長城，張家口，大同，歸綏，百靈廟，包頭，六處。全程共二千餘里，途中就擱不過八天的功夫，僅僅游覽，已嫌怱促，那裏談得到考察。囫圇呑棗之譏知所不免，只有請熟悉西北情形的讀者不吝賜教罷了。

第一日（四月二日）晨六時許由清華園車站出發。全團五十餘人，共乘特掛之臥車一輛。臨行因恐西北寒冷，所帶衣物頗多，那知這幾日天氣極好，坐在車內，反悶熱不堪。約十時許抵南口。四顧都是峭拔的峯巒，果然是軍事上形勝之地。過此便須換用大號的機車，推挽而進。這節路線直至康莊爲止，乃是平綏路中有名的關溝段。因爲其間有深谷，有峭壁，有急湍，鑿洞開路，艱難異常，最高的坡度竟達三十分之一（即每三十公尺升高一尺）現在身經其地只見火車像長蛇



長城

三二—一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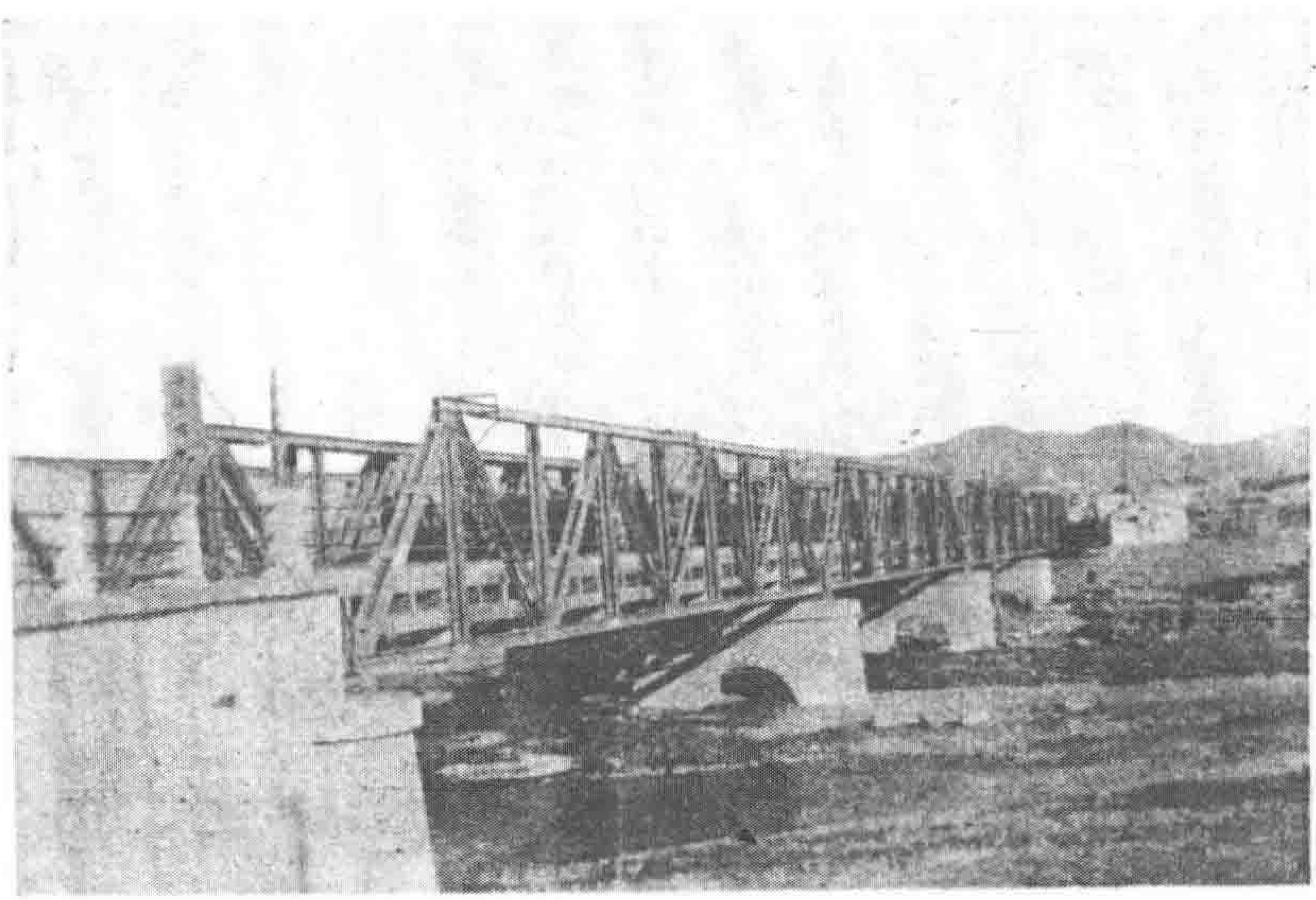
一般，在崖邊爬行而上。路旁山勢峥嶸，非常險峻，當年譎造的艱難猶可想像一二。車過居庸關，五桂頭，石佛寺三個山洞後，不久便到青龍橋，在這裏古今兩椿偉大的工程交相輝映。一邊是當年捍衞國土的長城雖歷千百年的浩刼仍像石壁也似屹然矗立；一邊是溝通文化便利運輸的鐵路；詹天佑先生的銅像帶着嚴肅的面貌，正看着他當年心血的結晶爲國家服務，這尊像雖不能講話，我知道他必是很引爲自豪的。其實我國同胞的聰明才智决不在別人之下，以往的悲觀怨懣只算得自暴自棄的舉動了。



張家口賜兒山雲泉寺全景

車到站後卽甩下，一行人遂步行往八達嶺攀登長城。此嶺在站西二里，元時曾作屯軍之地，名爲居庸北口。關門上還有『北門鎖鑰』的橫額。嶺下懸崖刻有『天險』二字。這城遠望雖低，近看却有丈把寬，二三丈高，攀登時很費氣力。那天游人很多，天氣雖極和暖，城上的風勢仍很大。四顧飄渺蒼茫，重疊險峻的峯巒擁着皚皚的白雪。山脊上幾道無止境的雉堞，像龍蛇一樣的蜿蜒迴轉，那景象的雄偉突兀，决不是錦繡江南所夢想得到的，抬頭一望城頭高處，竟與青天相接。螞蟻般大小的游人慢慢地向上蠕動，看那情景極像一張天梯載着渺小的人類，向遠不可測的九霄裏攀援。看了一會，心中不由得感慨起來。古人雖不能將匈奴趕盡殺絕，尚能保守疆土，完成這種偉業，那知近年來竟自江河日下，變做『降字兒橫胸，守字兒難成』了。以後若打算挽回頹運，我想非從改變氣質上着手不可。自來我國人都是好安逸，惡兵戎，重別離的。凡有吟咏邊關征戎之事，多半是傷別怨懣之辭。記得舊詩裏面有一首道：『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還有李頎的從軍行『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萄入漢家。』總是埋怨兵旅辛苦，從不見把捍衞國家認作極富興趣的事。這種心理不能消除，未始不是中

國受制於匈奴的一因，試想依戀故土如何有心征戰？習於豪華如何吃得消邊塞的苦頭？故此今後的教育應以斯巴達人不斤斤於兒女情懷的精神爲楷模，方能擔當抵禦外寇的重任。看看時間業已不早，只好帶着依戀的心情慢慢地踱回去。



張家口之淸公橋

十二點半離青龍橋站。此站的軌道頗爲奇特。原來因山地太狹，車至其地，無法轉灣，故此設計了一個V字形的軌道，起初在頭裏的車輛現在却換在末尾了。車開後，卽在車上午餐。我本是個饕餮專家，今日走的路多一點，飯菜也着實不壞，所以吃起來格外香甜。車過了康莊便走向坦途。一路所見無非是村莊田地，無甚景色可言。原來西北氣候乾燥，景物單純，不像江南處處是粉紅黛綠，水秀山青。這裏有的只是莽莽的平原。極目四望，幾乎無處不是黃色。好在熟人很多，隨意閒談，並不寂寞。聽朋友講起，才知沿線各地，倒有許多是歷史或戲劇上有名的。例如土木堡便是明正統十四年乜先入寇，英宗被俘之處。其次便是沙城，傳說是三國時劉備與曹操煑酒論英雄的所在，至今還出一種青梅酒，雖是商人投機，那名兒倒也別緻。還有宣化城，聽過京戲的朋友總不會忘記珠簾寨裏面的李克用吧！此城便是當年沙陀國的故址。聽說葡萄也是此地名產，可惜不能下車一遊。

四點二十分至張家口。趁着天色尙早，跑到城內游了一番，雖未走遍全城，但是重要地點，總算都到過，例如孔廟，魁星閣，玉皇閣等等。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建築的考究與風格都可算得具體而微。最使我詫異的便是市面的繁華與街道的修整。因爲未到西北之先，心目中總不免有個卑陋荒穢，貧瘠不堪的想像（當然此地尙不能代表眞正的西北）那知身臨其境，在在都是始料所不及。此地最繁華的地點不在城內，反在城外。臨近車站便很有幾條熱鬧的街道，尤其是怡安大街一帶，店舖櫛比，飯莊林立，入夜接二連三的

人力車,亮着明燦燦的水月燈兒在街上飛奔,看去竟頗有北平大柵欄,廊房頭條的風味!原來張家口因爲南通平津,西接綏遠,北達蒙古庫倫各地,東北五百里又可至多倫。交通便利形勢阨要,故此民國十七年卽已改爲省會。以前我雖知此城是內地與邊疆交易的樞紐,却未免小覷了牠,如今身歷其境,才知這種觀念的錯誤了。

自平綏路通車以後,站東淸水河上又造了一座淸河橋,橫駕上,下堡,現在是城內外交通的孔道。原來張垣是有上堡下堡之分的。按記載『張家口屬察省百全縣。明宣德四年築張家口堡(卽今下堡)百歷四十一年又築來遠堡(今上堡)開馬市與蒙人貿易。光緒廿八年訂中俄條約闢爲商埠』現在車站附近的街衢都很平坦寬闊,商業也很發達,

第二日早八時察哈爾省政府邀請早餐。餐後由省府派汽車護送游覽各名勝。首至大境門外元寶山。門上有高維嶽所書之『大好河山』四字。原來這大境門便是上堡的門戶,通着外邊長城控扼咽喉,極其險要。門外數十武元寶山下便是馬市所在,雙峯夾峙,果然雄偉非凡。在這裏可以看到許多高踞駝峯的蒙古人。漆黑的臉龐,配着杏黃色的帽子;身穿紫袍,腰束黑帶,足蹬龐大的牛皮靴。身手異常矯捷,與飛奔的駱駝掩映,恰似畫圖一般!

自此出平門至水母宮。廟宇極小。其下有龍泉甚爲淸冽。據談張垣所有的皮貨皆須經過此泉的洗滌。

午飯後至賜兒山,山高約三四百尺,上有雲泉寺,乃是張垣第一名勝。寺係依山造成,樓閣嵯峨,建築尙稱不惡。廟內前部有偏殿一座,上書『武當聖域』四字。院內有明嘉靖五年進士蔣欽所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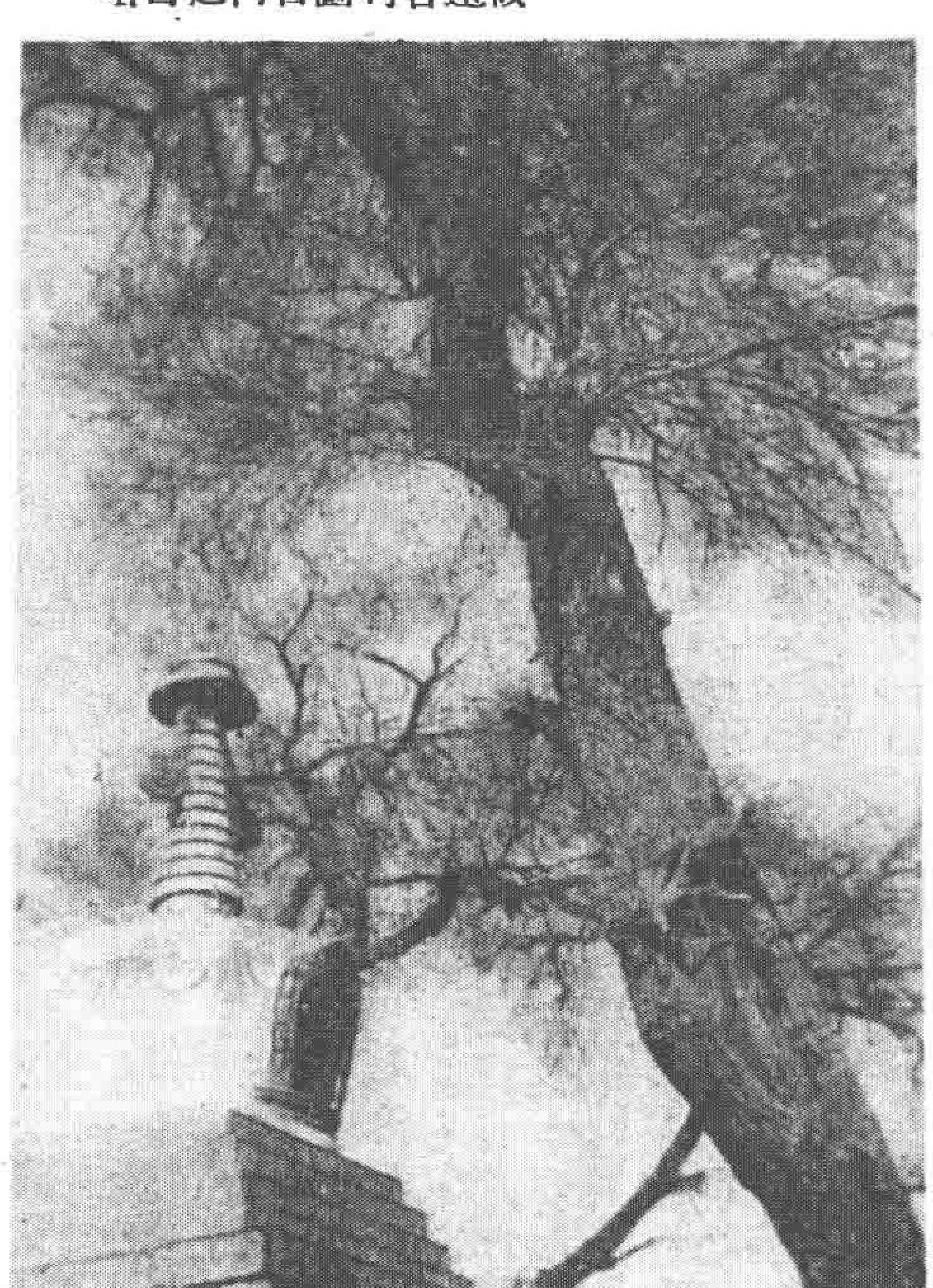


綏遠的街市

重修雲泉寺記,足見此寺由來已久。碑旁楹聯極多,有一長聯係記明崇禎時巡撫景瑗侍郎仲久,巡按貞固死節的故事。那上聯是:『大同死難,眞定死難,南都復傳殉節,念先祖碧血長埋,三百年永標忠烈;倘舊地化鶴來游,城郭是,人民非,對此茫茫應抱恨。』下聯道:『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市隱更屬無能,欲浮生白頭已屆,數千里遠

隔鄉閭；盼佳兒夢熊應兆，仙名山龍靈水，予懷渺渺總誠求。』下聯所謂夢熊應兆便是指這賜兒山而言。直到如今來此求子的仍舊不少。廟內並有一聯云『山名賜兒，令世間信女善男都生貴子；』『寺號雲泉，願吾輩洗心滌慮，各保靈源。』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上蒼造人之妙，若沒有這種求子孫若渴的念頭，恐怕人類也早就絕跡了。後院裏是大殿，並有麋鹿數頭，廟內所供神像種類極多，我也無暇去細看。殿前左首有『噴玉』『泛珠』二泉。據傳其一四季結冰，其一四季不凍，因此遂有『冰洞』『水洞』之稱，視之果然不過據該寺的住持說冰洞並非永久不化，水洞也並非永久不凍。而且水洞若結了冰還可以用人工把冰敲碎，一般人誇大的言辭不過故神其說而已。廟後有小路可達山頂，其上有轟霄亭，在此遠眺，四面峯巒層疊，蜿蜒起伏，張家口如在鍋底。

下山後因開車時間已至，朝陽洞亦未及游覽。下午四點三十五分遂離了張家口。在車上用過晚飯，九點多鐘便抵大同。一宿無話。第三日晨八時，便由路局雇好數十輛人力車，浩浩蕩蕩，向雲崗進發。此地在城西三十里。來往車資每人起碼要一元五角，而且須一點多鐘才能到達。不過這些天的氣候眞值得格外感謝，既不刮風，又極溫暖，太陽在晴空裏普照大地，像是撒下了一層黃金。途中穿城而過，街道很寬敞整潔，市面也相當繁盛，只是雉堞頹圮，未免顯着荒涼。車經城下，見到高大的牆壁與宏偉的城門，規模形式僅次於北平，誠不愧為舊日帝王之都了。（此魏武帝於天興中曾建宗廟於此。）一路上所見牌坊，其結構與北平所見者頗有歧異，充分表現着古樸之風。還有廟宇四周的角鈴，式樣古雅，彷彿一口小鐘，北平反不多睹，想見晨風夜雨那淸脆的聲音，必定會令人起飄逸出塵之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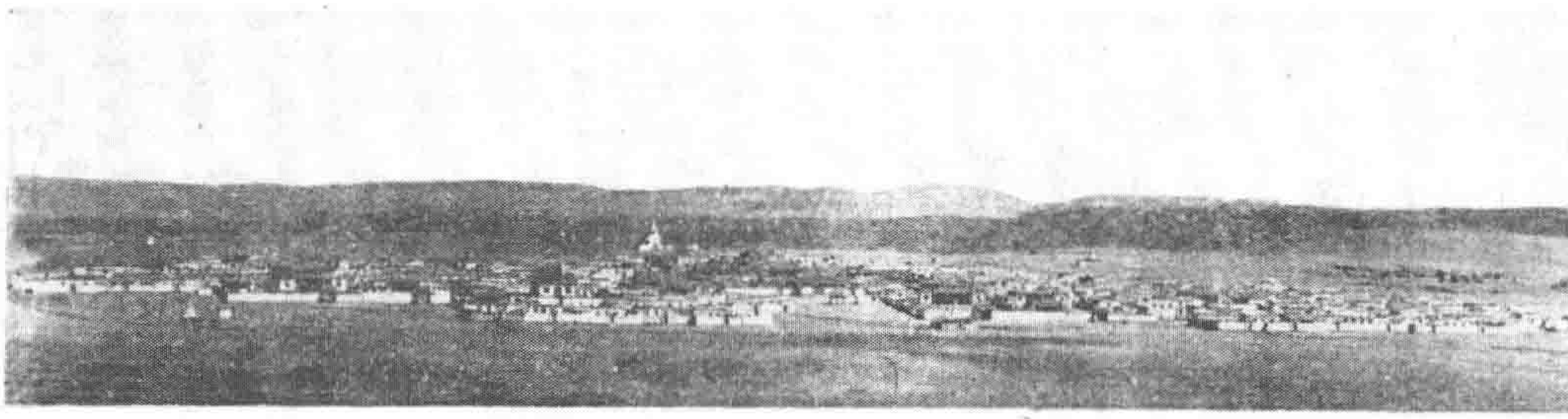
綏遠舍利圖召內之白塔

行行重重行，出了城便是一片荒涼，很少值得欣賞之處。偶而看見兩個人操着山西的醋腔兒在那裏對罵，忽然想起山西人打架，越打越遠之諺，不禁啞然失笑。這條路徑坎坷不平，途中經過高坡，涉過小溪，沿着武周川前進。最後遠遠地看到一片岡巒，大家都歡

喜得大叫起來道『到了!到了!』果然壁上的穴孔越來越多。及至石佛寺前面大小的石窟已像蜂窩一樣,那時我暗自慶幸竟能目睹這千百年前的鬼斧神工。


綏遠陣亡將士墓

原來石佛寺也叫做石窟寺。當北魏時,佛教之禁方除,雲崗距那時的魏都(即今大同)甚近,爲車駕遊幸屢經之地。於是文成帝興安二年便就岡崖分鑿石窟。內建同升、靈光、鎮國、護國、崇福、童子、能仁、華嚴、天宮、兜率等十寺。不過現在所餘只有將近圯毀之石窟一寺,而且還是清初所修的。續高僧傳云『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虛岩。龕之大者高廿餘丈可受三千餘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其中所說三十餘里,雖未免誇張,但由今日的殘餘確可想見當日的盛況。至於各窟的歷史與特色,近年來爲文考究者極多,我這裏不必再贅。石窟寺旁有雲崗別墅,乃是騎兵司令趙承綬所建。別墅東面便是第一處大窟。走進去便覺着一股冷氣與土味,抬頭抑望,那大佛的莊嚴法相,便在陰沈昏暗之中現於目前。佛像的面貌慈祥美妙,極使人留連不捨。後來聽說石佛寺內有更大的佛像,於是急忙趕到寺裏去;這尊佛像在後殿內,果然比先前那尊還來得高大。全身非常完整,五彩斑斕,絢麗之極;估量過去高度總在六七丈之間,人站在他手掌裏當不得他一個指頭兒,要看佛頭的仔細面目還要爬到三層樓去!其實雲崗之偉大,不僅在幾尊碩大的佛像,可貴就是依山數里之地無處不是佛龕。裏面更不知有幾千幾百的佛像而且坐立姿態,各盡其妙,很少是雷同的。甚且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令人生非常的美感。洞裏多半都雕鐫着人物故事:有威武的金剛,有栩栩欲活的鳥獸,還有長着羽翼的仙人,秀美生動,入目繽紛,那時只恨自己少長了一雙眼睛,不能仔仔細細地去賞鑑!



百靈廟全景

由寺向東便是佛籟洞，五佛洞等處。中段諸洞因有廟宇保護，最為完全。再向西行，便是全山最偉大的造像，不幸蓮座已湮沒土中，全身也幾乎都暴露在日光之下。仰看那尊六丈多的大佛含着微笑。用那慈祥慧澈的眼光，看着世上煩擾紛爭的衆生，經過千百年的滄桑浩刼。那面容似是憐憫，似是嘆惜，看去如同一泓碧水，空靈無物，充分表現着佛法無邊與超凡脫俗的氣概。由此再向西行，窟洞漸漸稀少。總計全山東西數里，大小共有九十五窟。大者七丈餘，小者盈寸。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所可惜的，窟旁都是些土壁，未免減色。而且附近一片荒涼，若有些樹木泉源作為點綴，一定更使人留連不忍去了。

歸途順便到城裏逛了一趟。偶而瞥到店舖門上的對聯與別的城池頗不相同，細看原來戶戶如此。在別處商店門首懸的多半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一類的聯語。此地却不曾見，反而『挽救危亡』『衆志成城』的橫額到處都是。還記得有一聯上寫『武裝民衆三千萬，保衛晉綏三百州』雖是俚俗之言，却反映當局對於救國工作之細心與努力。這與山西全省的人民訓練同是可喜的現象。進城後首先到清遠街之上華嚴寺（俗名上寺。）此廟乃遼時所建供諸帝銅石各像，明洪武三年始改供佛像。建築極古樸，屋脊作印紅色。殿前寫着『大雄寶殿』四字。門旁有『北魏古蹟』小匾。殿內陰暗寒冷，不可久居。四壁繪畫極精，中間供着寶生、彌陀、毘盧、阿閦、成就五尊佛像，雕鏤精細，金彩奪目，但與雲崗所見者作風迥異。

出上寺不遠，便是下寺。這兩寺原本相連，明代始斷為兩處。正殿較上寺為小，但藏經頗富。大佛座後懸有天宮樓閣五間，均遼代所建。所供佛像數十尊，都很精美，游過下寺，又到皋路街，看九龍碑。此碑全用琉璃瓦製成，係洪武九年建。高五丈，長約廿丈許，上面嵌着飛舞的大龍九條，小龍無數。姿態雖然美觀，但似乎不如舊都北海公園內所見的精細。在此未多勾留，便又趕到久勝樓去。若只說這樓名或者少有人知道，但若提起游龍戲鳳裏面的李鳳姐大概看過幾次平劇的人都是久仰了吧！據說此樓便是她當年當爐的故

址。確否固然無人去考證，却平空替這飯館添了許多意外的財源。無論如何，李鳳姐總算開風氣之先，也可說是現在破鞋的鼻祖。或者就是由於她秀氣所鍾，如今大同的破鞋，已是無人不曉，而且被列爲三寶之一。小小的一座城池演這種把戲的倒佔去三四千戶，也無怪乎會遐邇馳名了。有人說『破鞋與藝術結晶的石佛出在一處委實太褻瀆了空門的清淨莊嚴。』我却同他開玩笑說：『破鞋與石佛表面上固然逈不相侔，實際却是「雖相反而實相成」的，請想誰不知道「色卽是空，空卽是色」這句口頭禪呀！』若講到其中實在情形，決沒有任何神祕，而且若眞是身臨其境，看到一個大紅襖大紅袴，亂髮蓬蓬，腰大十圍的人，一張臉像剝了皮的豬也似；那不消說什麼空什麼色，包你會面面相覷，說不出半句話來！

瞻仰過酒樓之後，便回車休息。晚上九點廿四分離了大同，開向綏遠。但想不到這節車半夜裏竟出了毛病。只得臨時換車，一夜都未曾睡好。

第四日早八時到綏遠。省府已派人到站照料。遂乘特備之汽車至新城省府內參觀。按此地有新城、舊城之別，後者原屬歸綏，北魏曾建都於此，因曾一度爲蒙人所據，後又歸順，故名歸化，乃是商業與住宅區域的總匯。前者則係乾隆元年增建，現在是政治中心。城內道路尙整潔，街市亦頗繁華。雖然比不上平、津，較之張家口却毫無遜色。到省府後由曾祕書長略致歡迎之意，並領導參觀雲王所贈之蒙古包。此包係王公所用，故此內部陳設都極考究。四周係用柳條編成骨架，包外覆以毛毡，包內舖着極厚的地氈。各種茶几小機都繪着金色的花紋。因爲頂上開了一个天窗，故此包內也很明亮，後來在百靈廟看見的蒙古包與此相較，便不啻有天淵之別了。


由百靈廟啓程

出省府後，卽至歸綏工業專科學校。此校成立不久，分製革部，與

紡織部，規模粗具。我個人的意見這種學校應繼續加以擴充，因此種技術甚合西北之需要也。此後又至綏遠毛織廠參觀。其規模略遜於軍政部製呢廠，但出品尚稱不惡。呢、絨、皮、毛、本是西北的特產，若能加以改良與提倡，前途正不可限量。一行人把廠內設備，走馬看花的瀏覽一遍後，遂乘車至鄉村建設委員會。此會隸屬省府，現有定縣平教會的人員在內，專門訓練鄉村工作人員。有訓育員二人，軍事教練四人，教員若干。共分文化、政治、經濟、自衛等組。這個機關因為有政治力量做後盾，故此比定縣平教會還容易辦事。訓練人員期滿後，便向各縣局分發，充任鄉村工作指導員，實施各種建設。這種機關的存在，充分表現着當局已了然下層工作之重要性。

下午參觀國民軍司令部，會到那裏的副司令，原來這國民兵訓練乃是綏遠特有的制度，與山西的人民自衛團彷彿。據他談世界各國所採的軍制可分三種：（一）募兵，（二）徵兵，（三）民兵。募兵制不足應付目前危急的環境，甚屬顯然，徵兵制只要國民到了年齡，都有入伍的義務。此種軍制，雖有技術精良精神統一的優點，無奈國家負擔太大，而且阻礙個人發展，家庭中經濟來源也容易起恐慌。故此只有侵略的國家不得已才採用。其次民兵制是將軍事訓練與學校教育冶於一爐。學生畢業之後也就是一位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壯士。這方法好雖好，無奈中國教育太不普及，仍是行不通。目前綏遠所採的國民兵制度，乃是個折衷的辦法，是由民間抽調壯丁加以訓練。其中組織與普通軍隊也無甚差別，不過加以許多政治方面的教育罷了。綏遠全省由十八歲至三十歲的男子不過三十萬。若每次抽調三四萬，加以數月的訓練，不出三四年，全省的人民都可以有軍事知識，而且不會像普通鄉愚一樣漠無國家觀念。即以上次綏遠戰事而論，不但後方無匪患，而且竟有二三十鄉民守一小村抵禦八九百名敵人的事實，足見這種制度收效之宏了。這個機關是與鄉村建設委員會有連絡的。主其事者也都是學識豐富，煥發有為。據說這種組織內個人的升降，無論長官或士兵，都是以祕密投票的方式決定。無論何人的過失，都可以通信揭發；在發言的權力與効力上講，一個士兵與一個連長，甚至一個團長都沒有一分一毫的差異。這種辦法若能施於正式的軍隊，那支軍隊一定可以稱雄一時了。

當我們帶着滿意的心情，離開國民軍司令部後，汽車便風馳電掣的開到陣亡將士墓去。在短短的垣牆內矗立着一個高大的紀念碑，上寫着五十九軍長城抗戰陣亡將士之墓，碑前有一口池塘，碑後有一間小小的祠宇，此次百靈廟之役陣亡將士的遺像也掛在裏面。祠內所見對聯，頗為不少。有一聯是『碧血濺邊關，拚將頭顱爭國土；丹心昭日月，樂將祠宇祀忠魂。』另有一聯道『百戰樹

功勛古北口前英風宛在；千秋懷壯烈，大青山下浩氣常存。』我一邊讀着聯語一邊想着當年戰事慘烈的情形。那些勇士空懷着報國之心，山頭肉搏，城邊喋血，雖然肝腦塗土，究竟無術回天。眞個是『孤城落日鬬兵稀，力盡關山未解圍』到了這等地步，眞令人放聲一哭了。祠後便是墓地，景色凄凉，想起當時英勇活潑的健兒，現在却葬身黃土，不覺爲之黯然神傷。

大約三點鐘的光景，我們便急急地趕到昭君墓去。途中塵埃蔽天，到了目的地已像埋在土裏一般。我未來之先，早已聽說所謂青塚不過是個土丘，今日親見，果然荒凉得很。墓前有『漢明妃塚』的碑碣。其他碑文也很多，未暇細看。有些講考據的人說這墓乃是個假的，我想這種斤斤於辨別是非的舉動，未免有點殺風景。姑無論此墓是眞，即使此墓是假，也不必去仔細推敲，正可以藉此荒凉的景色，冥想當年胡天夜月，大漠平沙，一聲聲琵琶彈出無處伸訴的哀怨！杜甫所謂『一去紫臺迷朔漠，猶留青塚向黃昏，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便是詠此。

歸途順便到舍利圖召游覽。按所謂召者，即佛寺之意。康熙西征時曾駐蹕於此，賜名延壽寺。光緒年間不愼於火，後又重修。輝煌都麗，爲各寺之冠。山門有額曰『陰山古刹』，內有大殿二座。建築皆係西藏式，色彩鮮豔，極爲新穎。這種建築的特色極多，殿前的柱子與大殿全部，外表都作方形，其他裝璜的材料與風格，也與普通廟宇逈異。後殿供着五尊佛像，殿內都有壁畫，不過光線陰暗得很，故此不甚可辨。正中的如來佛面前，有兩條蟠着龍的柱子，龍身懸空，並不是刻在柱上，這也是平常少見的。召的前部偏院內有小白塔一。上面有五彩塗金的花紋，襯着兩旁參天的古樹，愈顯得玲瓏可愛。此塔據說是用以藏經的，建於淸咸豐九年。由舍利圖召向東，即是五塔召。蒙語稱爲塔布斯普爾罕召（塔布作五解，斯普爾罕便作塔解。）此召乃淸雍正五年所建，賜名慈燈寺。現在外殿已作軍隊駐紮之所。塔下黑暗異常，幸虧有喇嘛引路，迂迴而上，不久即至塔頂。這五塔是以煉磚製成，上刻無數佛像。從前本鍍有黃金，現在早已脫落，不過在素樸之中，仍可看出雕鏤的精湛與技巧來。

游過五塔召後，因天色已晚，大小召都不及去，甚屬遺憾。回車稍事休息，即至綏遠飯店赴省政府晚宴。同席尚有赴各盟旗考察之燕京大學教授及各校學生等。相見晤談，甚洽，賓主盡歡而散。

第五日由綏遠出發赴百靈廟，由綏新汽車公司大汽車五輛輸送。這種汽車與運貨所用大致相同，不過蒙一張帆布篷以蔽風雨，車旁再加上兩排木板坐位罷了。我們因爲有行李當坐墊，倒還舒適。而且此次前去經過三百五十里的長途，坐了整整十小時的汽車，竟沒有一絲兒塵土，沒有感覺一點兒疲倦，實在是始料所不及。

出城約廿里卽至大青山。此山原是陰山一脈，在中國山系內還算是赫赫有名的。但今日身臨其境，才知不過是濯濯的童山。『聞名不如見面』此話畢竟不假。車上山後，路徑愈見崎嶇，旁倚危崖，下臨深澗，滿山都是斗般大的碎石。車身雖不免顛簸，究竟沒有想像中那樣困苦。山中積雪尚未全化。想起江南各地正是雜花生樹，草長鶯飛的時節，造化之無常，眞是不可思議。車在山中走了三點多鐘，方才到平原。縱目遠眺，渺無邊際。偶而也有三五頭牛羊，很閒散的在那裏吃草。不覺想起『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的句子來。可惜現在草還不茂盛，不然便眞個是『風吹草低見牛羊』了。十一時許抵武川縣（其實只算得個小村莊）任便在那裏午餐，稍事休息後，又繼續前進。路上有時見到成羣的野馬，有時見到奔馳如閃電的黃羊，湊巧也可以看見成行的駱駝載着行旅，踏着沈重而穩健的脚步前進。偶而休息的時候，下得車來回頭一望，漫漫的長途上只見四條小蟲兒在莽莽黃沙與叢生的亂草中蠕動；遠看幾條雲彩橫亙晴空，一直垂到那茫昧不甚可辨的地平線上去。記得有一首舊詩是：『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確是實情實景。

約莫下午五點半的光景到了百靈廟。遠遠地已看見三五個戍卒在山頭巡邏，原來百靈廟自上次戰役後已變爲軍事重地。廟內戒備周密，刁斗森嚴。當下會見駐軍的長官，寒暄後卽派人領導至各處參觀。原來這百靈廟地勢十分險要，登高一望，四面都是山峯環繞，恰恰把那座廟圍在垓心。幾座玲瓏的白塔，與正殿的紅簷金頂，在一片屋宇之中掩映生姿；淸淺的百靈河發出銀灰色的光輝，隨着山峯迴轉。看過這種景色，旅途的疲勞，早丟到九霄雲外。廟的正面是女兒山，西北有當初僞軍的飛機場；東北不遠便是蒙政會，全廟的形勢易守而難攻。據而有之，不但敵人失去重要的策源地，而且可以遮斷他們到寧夏等地活動的去路。至於此廟的來歷，相傳是康熙所建，至今廟西尚有康熙佛爺山，據說他西征時曾駐蹕於此，因爲廟南女兒山有衆星拱北斗之勢，頗佔形勝；夜間又聞有女子之聲，恐怕有眞命天子出世，故此建了這座廟，爲的是破女兒山的風水。這種傳說本來不盡可信，尤其是廟內的牛精像，更屬荒誕不經。不過舊廟早被燒毀，新廟乃民國十三年所建，規模上便不免是有遜色了。正殿內有如來像，兩旁有無數小佛龕，數之得一千餘，壁上也都畫着佛像與故事。除去大殿外，尚有佛殿十餘座，喇嘛的住所百餘處，本可容數千人。不過經上次的戰役，喇嘛都已逃光，佛像裏面的金心銀心也都被人挖去，僥倖房屋尚未曾炸毀。

用過飯已是晚上九點鐘，我們便在大殿內舉行一個聚會。在陰森森的廟內掛着幾盞昏暗的提燈，一邊排列着我們全體團員，一

邊站着爲國效勞的將士，我們用親切的熱情互相勸勉。態度極嚴肅，精神極興奮。兩方的酬答極爲有禮。當地的團長，並有沈痛的演說，聽者無不爲之感動，那時節的印象恐怕要算我一生裏最深刻的了。當天晚上我們便下榻於此。

第六日當時針正指着九點的時候，我們因期限所限，不得不帶着惜別的心情坐上汽車。駐軍的各長官都來送行。我們揮着手，喊着口號，唱着激勵士氣的歌辭。慢慢地離開這國防的前線。百靈廟的輪廓，終於在煙塵裏消失了！

那天囘來已是六點多鐘，稍事休息卽行就寢。第七日八點鐘向包頭進發。這趟車是沿站都停的，故此下午一點鐘才到。包頭當黃河南折之衝。甘、新、寧、青、的商旅貨物，都薈萃於此。土地也很肥沃，所謂『黃河百害惟富一套。』輸出以羊毛爲大宗，貨運的收入，在平綏線內可稱首屈一指，乃是西北一個極重要的商埠。城內街市也頗熱鬧，只是塵土太多，這是市政需要改良之處。提到風景，城東有個轉龍藏，上面有一座龍泉寺。雖則有點泉水，幾株大樹，點綴這乾燥的漠北，究竟是一間門面，遠道跑去，便有些不値。離城九十里本有華麗宏偉之五當召。此次因行色匆匆，未暇前往一遊，未免遺憾。市內有中央政治分校，性質與普通學校略有不同。雖然是蒙、漢兼收，似乎是偏重盟旗子弟第一方面。該校設立的宗旨，便是造就受近代教育的蒙古人與通曉蒙古情狀和語言的漢人。故此蒙文爲該校主要課目。現有學生四百餘人，蒙漢各半。膳宿各費，皆由校方供給。校中的蒙古學生，多半是貴族子弟。年齡並不算很大，智力也不弱於常人。我們曾請他們說蒙語，最後又由兩位學生唱蒙古歌。那聲調高吭悲涼，很有些游牧民族粗獷豪爽的意味。

第八日早到南海子。此處距城約六里。有禹王廟。廟前不遠，便是黃河。這一帶船隻薈萃，不過沒有看到皮筏，河身也很淺，想是未到漲水的時候。岸上有數十工人正在造船。船身用木板拚湊而成。接合處用蔴塞緊，就是這樣光溜溜的並不上油或漆。船的形式分寧夏造與本地造兩種。船製成後，便由數十人推挽下水。那些工人做工時，怪聲高叫，直到我離去，還聽得一片鬼笑狼嗥之聲。

第八日早十時離包頭。第九日早抵平。綜觀此行印象，以晉綏兩省爲最佳。雖然因期限短促，未能作進一步的考察，但就個人見到的負責人員而論，精神都很充沛，毫無萎靡頹廢的現象，而且處處都可以看出他們苦幹的決心。至於應改進的事情當然很多，目前最應革除的，便是種植鴉片。我在綏遠車站時，曾見一個龍鍾的老者，拿着一付四條絃的胡琴在那裏賣唱。那支曲子的名稱便是『種大烟』記得其中有一段是『過了個大年是春天，外國人留下的種大烟，張子腦兒好地面，多種大烟少種田！』由此可見這種毒

品深入民間的情形。現在若不剷除，後患何堪設想？自然其中因爲稅收的關係，當局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過若說到土地貧瘠一層，倒可以施以人工的補救而且也未始不可以媲美江南。其次最應提倡創辦的，乃是講求水利與種植森林二事。綏遠省內雖有黃河經過，可惜支流不多。包頭附近，本有民生渠，爲今之計，應加以擴充，使各地均得灌溉之益。種植森林，看來雖無關重要，其實亦刻不可緩。目前西北各地樹木極少，日推月移，恐有變爲沙漠之虞。森林的好處，不但可以取用木材，而且可以調節氣候，實際的施行，自然要看當局的決心如何了。

最後我還得到一個印象，便是中國的人口分佈太不平均，在江南是人浮於事，在西北是事浮於人。即以綏遠全省而論，一百五十萬方里的土地，倒只有二百三十萬的人口，比較上海一市都有愧色。要知西北乃是個未開發的寶庫。即以平綏路沿線而論，出產已屬不少；如張家口之雜糧、口蘑、藥材、鐵砂、皮革與牲畜等；大同之高糧、雞蛋與煤。綏遠等地之牲畜、雜糧與毛革。陶思浩、薩拉齊與包頭附近之煤，產量都極豐富。貨殖委地，未免可惜。還有教育、交通、市政、工業、等等，更是非人才莫辦。一般人雖知西北是富饒之區，但因懷着榛莽荒穢，不可久居的念頭，率多裹足不前。然而我經過這次旅行，覺得西北並不是棘地荊天，只要能吃苦耐勞，而且有堅強的毅力，那光明的未來是指顧可期的。

滇行速寫

管聲

雲南可算得是我國最不容易去旅行的一個地方，因爲交通不利便，是不容易去的一個緣因，雖有遊歷雲南的志願，不過在未出發之前，便會聽見人家說：雲南交通怎樣的不利便，那裏的瘴氣如何如何的厲害，身體稍弱的人是很容易生毛病的，在此種情形之下，就往往會使人裹足不前了。我這次隨同外子由上海來到雲南，沿途耳聞目覩，的確是我有生以來所未曾經歷過的，所以我不顧自己文字之好歹，即把滇省交通狀况風土人情簡略的寫在下面，以供後遊者之參攷。由上海海道往雲南，法屬的東京海防是必經之地，故於首途之前，須在上海請領護照，否則就不能通過。領護照的手續，必須親自攜帶二寸半身照片三張，到領護照處塡寫領護照書，並繳護照費二元，印花稅在內，於翌日即可領得，領得後再帶照片乙張到法領事館簽字，方生效力，在法領事館那兒，又要躭擱幾日，方纔可以領出。

四月十七日乘國營招商局的新輪海貞，在正午刻啓椗，本輪由滬到港船價特等每人五十六元，頭等每人廿四元，二等每人十七元，三等每人九元五角，我們所乘的是特等，每間房內有兩張床，一張沙發，房間雖不大，但佈置得非常完備，侍役招待也很週到，且有諳粵語的侍者，以便於粵人使喚，每日食四餐，有中西餐，任乘客選擇，但飯菜不甚好。迴憶我六歲時隨同母親返粵，至今已有十餘年未航海了，此次旅行並不感到顛簸之困苦，浪靜波平，水天一色，散步於甲板上，不覺心神怡然。

四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抵汕頭，停泊約五小時，翌日（廿一日）下午二時即抵香港，在未到之前，遠見山上密佈着許多西式住宅，極盡歐化能事，幾疑置身於歐洲大陸。在香港用港幣，我們因事在香港停留了數日。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搭法郵廣東輪往海防，船價是用港幣，頭等每人五十元，二等每人三十七元，三等每人十七元，四等每人六元，船票可請當地中國旅行社代買，此輪船員及侍役完全是法國人和安南人，言語不通，稍感困難。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有三四法人乘小艇上船，將船上旅客護照一概取去。

四月二十九日晨，即有旅館招待來接攬生意，我們由海防直到阿迷州都有聯號的，所以往來旅客均感利便。十一點抵海防，檢查行李非常嚴密，所有行李可以預先交由旅館招待運往海關檢驗處，下午二時許，再隨同旅館招待去海關檢驗處逐件打開檢查，如

有新的及半新的物件，卽須納稅，且稅奇苛，所以少帶行李爲妙。四點鐘去法國護照辦事處取回護照，是晚卽可乘滇越火車到河內，火車上設備不及京滬車，且車上沒有電燈，祇用煤油燈，是以吾人置身其中，頗不舒適。河內比海防大，商店及街道均比海防多而且好，交通方面有人力車，電車，汽車，長途汽車，在河內的安南人也有能懂粵語的，因爲那裏有許多廣東人，所以粵語也能通行。有一條叫廣東街，完全係廣東人所開設的酒樓，藥房，雜貨店等，其中以酒樓爲最多，在沿河的西人街，有許多法國式的餐館及商店，食一餐價錢非常貴，而且不好，遠不及廣東街上的粵酒樓價廉物美。諺云：「食在廣州，」誠不我欺。電影院最好的一間，像上海的夏令配克影戲院，但內部裝璜則遜之，座價是一元七角，五角，（越幣）所映各片，以法國片居多，法人的經濟侵略，由此可見一斑。由河內搭上午八點鐘的滇越火車到老街，已是晚上七點鐘了，天色已黑，所以沒有出外，聽說老街祇不過是一個小鎮，我們住的新亞旅館，和以上的旅館一樣，是飯菜在內的。

河內是雲南省的邊界，和老街相隔一河，有橋可通，橋埦有警察檢查護照，及行李，是早七點鐘，我們仍乘滇越火車，在傍晚六時到阿迷州。阿迷州雖是在雲南境界內，但是仍用越幣，安南人住在那裏的也不少。阿迷州的氣候同昆明差不多，但比河內風涼得多了。

由阿迷州搭上午六點鐘滇越火車到昆明，下午五時許到達，我們就住在雲南郵政總局對面的法國飯店，此飯店比其他的清潔，房金每日滇票叁拾元，（約法幣叁元）膳費在外，想起此次由海防乘火車到昆明，沿途所經過的都是高山大嶺，穿過的山洞有一百幾十個，眞是我生平所未經歷過的了。

昆明是雲南的省會，也是雲南最繁盛的一個地方，街道寬展，平鋪石磚，交通方面有人力車和長途汽車，在昆明行路的規則是完全照新生活的左上右下。教育方面有大學中學，聽說程度很淺，書局也很多，如商務，中華，世界等。外省人在此經營的，以粵人居多，鴉片的出產，是全國著名的，該省的人民無論貧富，什九是吸鴉片的，甚至十二三歲的兒童也吸着紙烟，賭風也很盛，雖經雲南當局嚴禁着，但仍無效。在南部一帶的氣候，比較昆明熱，瘴氣也利害的非常。在西部一帶氣候溫和，瘴氣也沒有那麼利害。在昆明有西山，金殿，大觀樓，黑龍潭，翠湖公園，筇竹寺等名勝，我們因時間關係，祇逛了大觀樓，翠湖公園，及筇竹寺三處，聽說西山風景很好；金殿完全用銅鑄成的，如此勝景，未及一一往遊，至今思之，猶有餘憾！

在昆明租定長途汽車一輛，言明開到楚雄，車價滇票乙千元，（約法幣乙百元）並在伕行雇定伕子，以備挑行李及抬轎用，價値是有規定的，初到的人們，就不致於受土人的敲詐了。

五月二十四早，我們和行李伕子等廿餘人，擠滿了一車，在上午八點由護國街汽車公司出發出西門盡是黃土路，所以車走起來塵土飛揚，道路崎嶇，車子顛簸得利害。使人坐立不安。在離楚雄一半路，汽車就開始在山上行了，忽而在山頂行，忽而在山脚行，且要經過許多木架的橋，當載着重量的車開過時，橋木格格有聲，令人不寒而慄。下午五時到楚雄。楚雄是一個縣，地方很骯髒，在那裏的旅館中以味根園為最好但仍是骯髒得不堪，所以行軍床是不能缺少的，帳子也很重要的，因為那裏有一種蚊子是傳染瘧疾的媒介。路上的飯菜粗而不衞生，如果自已不憚麻煩，最好帶齊食糧及廚房的用具，爐灶臨時可以向鄉人借用，祇消給他們一點柴錢就行。在路上尤須注意的是鷄和鷄蛋，因為西部一帶有許多痲瘋症，這兩種的東西都有傳染的可能，還是不吃為妙。

五月二十一早八點五十分在楚雄起行，在未起行之前，先到楚雄縣保衞團請團兵護送到鎮南，因為沿途常有盜匪出沒，為慎重起見可以到一處請幾名團兵護送一段路程，以免發生意外。這一天我們就開始坐轎，坐在上面很是舒服。上午十一點時抵一村落，在那裏向鄉人借了爐灶燒午飯，飯後下午一點又行，翻過兩個小山就到呂合，那時已是五時許了。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點半起行，在十一點光景到鎮南，下午四點到沙橋，這一天經過的小山有五個，其餘都是很平坦的公路。

五月二十三日早六點鐘就起行了，因為這段路太遠一點。沿途所經過的都是山，氣候也轉冷了。十點三刻在苴力舖休息燒飯，該舖是在山頂上的，遠望低處，風景甚佳。這日到普淜是下午五點，此地的旅店比較清潔些，房金每人每日滇票二元，伙食在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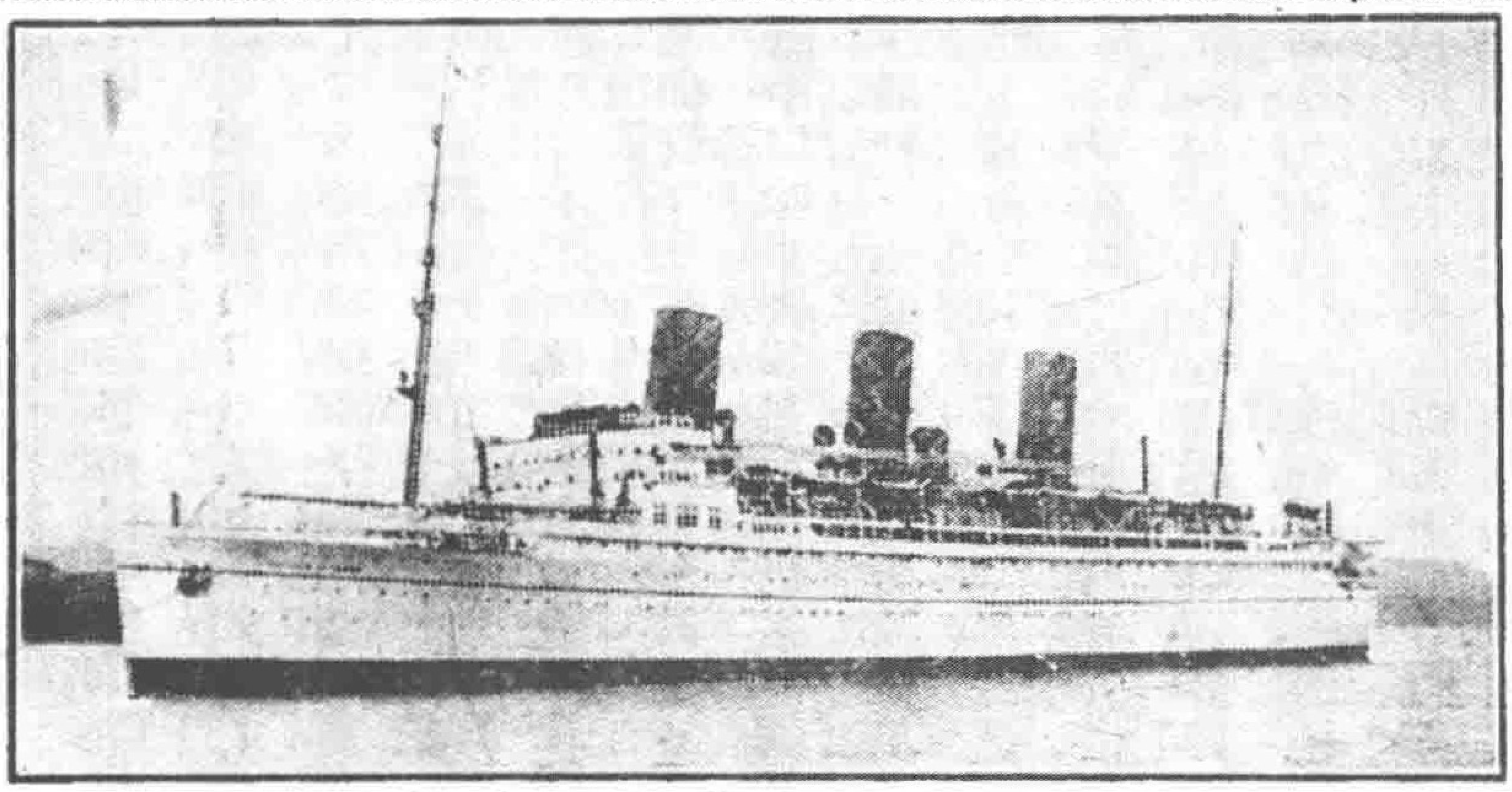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四日早七點鐘起行，十一點時在鄉人家休息燒飯吃，飯後又行，沿途都在建築公路，甚少人家，再行十里有許多村莊有很廣大的平原，走完那些村莊，就到雲南里了。

五月二十五日六時起行，走了三十里到一個小村落，那裏有一個很大的洞，叫做春華洞，有一綫天完全是天然的，並未加以人工，更入則暗不能辨物，據該地人稱洞深二里許，通後山。是日共行九十里抵紅崖，時已傍晚了。紅崖並沒有旅店，祇有馬棧，更是骯髒得很。

五月二十六日由紅崖出發，行二十餘里後到定西嶺，該處山峯重疊，時有盜匪出沒。再行四十里抵鳳儀縣，鳳儀旅店也還清潔，街上店舖亦有百餘間。

五月二十七日七點起行，沿途都是平坦公路，行三十里後抵下關，下關商業很發達，有學校，有富滇銀行分行，有西藥房，街道上行人非常擁擠，夷人也很多，大都是包頭赤足的夷婦。那裏也有兩家

飯菜館子，但是菜祇有三四味，衛生方面也不很注意。在下關起程行三十里，都是寬平的路，遠遠望見一個大湖，四圍環山，風景絕妙。二十里後經過一個觀音堂，地方很清靜寬敞。再行三四里經過一個公園，名曰聖麓公園，內花木扶疏，有半西式房屋數椽，大理的軍政界中人都宴休於此。更行七里，即抵我們的目的地大理了，大理的商業，雖不及下關那末繁盛，但也有許多的舖子，人口也很多，有省立中學校及師範學校等，西人在此傳道的有基督教及天主教數處，大理的風景也很著名，大理石即產於斯。至於大理的風景等，將來有機會慢慢再詳告了。



本公司駛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自無綫機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二月九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三月八日	俄國皇后號
三月二十三日	日本皇后號
四月五日	亞洲皇后號
四月二十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二月十日	日本皇后號
二月二十五日	亞洲皇后號 ×
三月十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三月二十日	俄國皇后號 ×

×不往檀香山

華南雜景

陳心純

原著者安藤盛

（一）蛇肴與鼠肴

華南的中樞地點，不消說是廣東。在珠江流域展擴着的豐饒的三角洲裏面，無限的物資是產出着。因此，即使是乞丐和他省的同業者相逢時，都是，

『我是生在廣州的！』

這樣地自我介紹着。原來，這句話的意義，便是說既然生在廣東省，那麼所得於天產者獨厚，雖然身爲乞丐，也是素來就吃着甘美的食品的。雖然同爲乞丐，而素性則有高下之別的。他們是這樣自負着的。聽到了這句話的他省出身的乞丐，據說是無話可答的。

其實，雖然不是乞丐，中國自古的諺語中，便有着『着在杭州，死在柳州，食在廣州』的話的。這話的意義，便是說衣服的原料是以浙江省的杭州爲上選，死後選擇墓地，以廣西省的柳州爲最適宜，如果愛好吃的，那麼以廣東省城的廣州爲最最得所。廣東是這樣程度地被謳歌着的。實際上是的確，食物是豐富的，尤其果實方面，枇杷，荔枝，乃是天下之珍。至於肴食，最特異的有蛇肴，鼠肴。

說起蛇肴，我們惟有啞然。在中國，有毒無毒的[illegible]有二百餘種之多，而不論那一種，都可以巧妙地加以烹飪而登諸筵席。從秋到冬，乃是蛇味最最鮮美的季節，酒餐館的門口，便有幾百尾的活蛇被陳列在鐵絲的籠中而蠕動着。客人窺看這個鐵絲籠，向着廚子

『那條烏蛇！』

這樣點定了時，

『好！』

廚子便這樣回答，伸進手去，將指定的蛇無誤地抓了出來。決不會掉槍花欺騙客人，有時並可以當着客人的面將牠宰割。

大抵是煮成湯，美味之外，另一目的是強壯精力。如果食之過多，那麼不免會頭痛，因爲蛇肉是這樣程度地亢上的。

『喂！看看這菜單，請隨意點一樣罷。』

當我初次蒞臨廣東時，東道主K君是遞過來了那張紅紙金字的菜單。我雖然不懂，但是看了一回之後，

『這個叫做龍虎菜，龍鳳菜的，眞是偉大的東西呢！龍和虎，龍和鳳的菜肴，究竟是怎麼的呢？』

這樣問時，K君拍手笑道：

『龍虎菜是蛇和貓，龍鳳菜是蛇和鷄啦！』

『原來如此！』

我是失笑了。

因之而追想起來的，乃是不論在香港，不論在廣東碼頭上有着蠕動着的麻袋被拋卸着，原來這裏面正是裝着捉捕來的貓。不論什麼地方的貓，偷了來賣給廣東的酒餐館，便成了這個生氣勃勃的名字『龍虎菜』了。

在略略距離廣東市的潮州地方，鼠肴是有名的。這個也並不是像天麩羅（日本用油炸魚夾肉者）或則照燒（日本烹飪之一法）那種東西，而是吃活的幼鼠。

這名稱叫做『蜜唧。』

將剛生下來的幼鼠，三四天之內使牠舐着蜂蜜以及糖蜜，這樣飼育着。這個，不僅是將鼠的腸潔淨地洗滌一番，並且使牠的骨變成柔軟。於是將這種幼鼠活活地裝在巨大海椀裏面。吃的時候，將尾把捉住，將頭蘸着醬油，放進嘴裏，加以咀嚼。那鼠是吱吱吱地啼着，在那吃者的唇邊，尾是抖動着。

在中國人，據說這是被一種無論怎麼樣也說不出來的味覺所魅惑的。這使我錯愕莫名。至於為什麼吃這種樣子的鼠呢？據說是可以旺血液，愈衰弱。但是，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敢領教的。廣東市的中國人是將鼠宰割了，做成像乾魚一樣，略略焙一焙之後，放在飯上面而咀嚼得津津有味的。

（二）　妓艇與尼姑庵

在廣東娼門遊閭，不僅在陸上，連在水上都很發達的。提起廣東的花船，便吸引了世界旅行者之心。這種花船也叫做妓艇。在從華南的內地洋洋地流貫着廣東市內的珠江上，有着塗朱的樓的巨船，是在岸邊迤邐地並列着舳，形成了水上的市街。一隻裏面，多的有十個人，西施楊貴妃們是盛着裝。一到傍晚時分，並坐在舷頭，抱着胡琴琵琶彈着拉着唱着。

柔曼的聲調是蕩漾在水上空中，妓女們的紅紫的衫色是瀲灎地倒映在水中，使我們想起是一座活色生香的蓮花池。以這種妓艇為目標，那些浪子們是乘着美飾着的小舟而搖近來了。

夜晚懸掛在紅色哪青色哪的樓的檐上的豆電燈，一齊照明時，這個也映在水中而增添了一段的綺麗。

這個，是被稱為廣東八景中的『珠江夜月』的，乃是文人雅士們所流連稱道的風景。這種水上的女人的船，如果要探究牠的歷史，那麼，據傳說，從一千年的古昔起，便已顯現着豔姿在珠江裏面了。我是連一種古典底的空氣都感到了。如果乘在別的小舟中，在妓艇四周迴旋觀賞而不嫖妓，這是叫做『游河。』

這種妓艇，在賣買興隆區域的河岸，例如什麼『河南之妓寨』哪，『米埠妓艇』哪，是和普通的妓艇有着不同的所在。在這種妓艇裏面，被稱爲『水妹船』『鹹飛水妹』以及『水雞』三種名稱的女人是顯現着。妓艇的女人實際雖然是中國人，但却是雖爲中國人而又非中國人，被稱爲『蛋民』的女人。

所謂蛋民，乃是先祖世世代代生於水死於水的水上生活者。據說這些乃是從前各個朝代滅亡之際的遺臣，不知怎麼，脫離了南方，開始水上生活。而作爲當時的不成文法，浮在水上的人，新朝廷是不追究他們的罪的。這些人們的子孫，已成爲了另外一種的中國人，僅僅在廣東一處，已有超過五十萬的人棲居在水上的。這些女人們，鼻子隆起，眼睛明淨，美麗的很多。這些美人，爲了生活之故，乘在一隻小舟上面，到了傍晚時分，便向着在岸邊徘徊的男子獻着媚笑。

所謂水雞，中國語是指蛙而言。至於鹹飛水妹，因爲乘在小舟上面，時時循着珠江出海，飛馳到英領香港之故。

我時時在夜深，駕小舟泛在珠江上，在這些蛋民們的舟繫纜之處來回地划着。一個人吹起了魚笛時，附近小舟的老幼男女們便一定合唱着宛轉嘹喨的歌曲了。在夜深小舟之上而傾聽着這種笛聲歌韻的風流雅致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言喻的。這被中國人是呼爲

『蛋歌』或則『鹹水嘆』。

風流才士們是沒有不羨慕着蛋歌，而任憑小舟蕩漾着的。

有時候，賣媚的少女，不知怎麼樣，也許是被客人所慫慂吧，也許是她們先天底的詩情噴湧不能自已吧，在月下的青蒼的漣漪之中，獨自一個出神忘形地吹着魚笛的事情，在我也是數見不鮮的。當我看到了這種女人的時候，我是覺得全身心都被一段的神韻所包裹起來了。

在這種世界裏面，爲了孫逸仙們的中國革命之故而現出來的奇怪事情是有着。原來尼姑庵裏面的尼姑們時常承應男客的要求而餉以素菜。因之，厭倦於普通遊覽的客人們往往

『尼姑庵，第一是靜寂，所以很好！』

這樣說着而前往觀光。但是，普通人如果沒有介紹人，來歷不明，那麼是無從接觸到尼姑的殷勤款待的。

那時，孫逸仙們的革命志士苦於密議大事之沒有妥當所在，於是頭腦靈活的便

『尼姑庵如何？』

這樣提議。

『的確妙極啦！』

誰都沒有反對的。如果集會時候，也裝作拜佛者的模樣，那麼便可以欺人耳目。於是便決定每次密議在尼姑庵舉行。而那些志士，都是血氣旺盛的熱情青年，庵中的尼姑，雖然是出家者也都是年青貌美，於是便曳弄着她們的衣袖賣弄風流談情說愛起來了。在今日即使是相當宏壯的尼姑庵，祗要有介紹人便

『好好！』

這樣地歡迎着的。

（三）海盜之島

西距香港三百哩的海南島，乃是比較臺灣略小的一個未開化地，屬於廣東省，自昔便作爲那個流刑地而有名的。因爲牠的氣候非常惡劣之故，如果站立在汽船的甲板上面眺望島之空，那麼可以看到黃褐色的空氣是低低地漂浮着。

『那是瘴氣，如果觸着了，便罹疾病。』

連中國人都這樣說着。

這個島和對岸的雷州半島，乃是作爲海盜的根據地而有名的，是一個不能夠冒冒失失前往旅行的所在。日本人在這個海南島的，僅僅有一家賣藥商住在那名叫海口的港街上。我是僅僅惘然步行着而觀覽這個海口的市街。在這個島上因爲錫出產很多，所以不論那一家都製作錫器出賣。此外雖然有很多的鑛物埋藏在深地，但不論那一國人都沒有加以發掘。

『啊唷！』

正在步行着的我，不覺立停了而觀看那在我近旁的一羣人。原來，一個男人滿頭流着，擔着用繩穿着的當地的貨幣的有孔的錢而急走着時，那繩不知怎麼斷了，錢四散掉落在地上。那些過路人是任意地拾起來而放在自己的懷中。

那錢的主人也眼睛充着血，雙手拾集着。那些從旁掠奪的人們，都是笑着走開，誰都不打算將錢返還那主人。

『喲唷！喲唷！』

那主人哭喪着臉，僅僅拾得了原數的十分之一，無可奈何地走了。

『爲什麼不向那些人索還他的錢呢？』

我向嚮導者的中國人黃君詢問。

『這是這地方所不通用的話喲，如果東西掉落在地上之後』。

『怎麼講？』

我不懂黃君這句話的意思而追問。

『哈哈，你聽我說明罷。』

黃君於是一邊發笑一邊講給我聽。原來，作爲這個海南島的風習，不論什麼東西攜帶着，如果一失手掉落在地，那麼這東西便歸

那拾得者主有，原主不能向他索還的了。在他們的心目中掉落東西的是因爲該主有者有着什麼違背天意的事情遭逢天怒，天便將這東西奪去而給與地上，而已被給與地上的東西那原主便喪失了所有權。

『所以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拾起。如果是必要品，那麼原主不得不支付相當的代價而將牠買回來的。』

黃君是這樣結論着。既然這樣，在這個島上是不能夠隨便大意地步行着的，所以自此以後，始終不忘記徒手而行了。

在這個島的中央有一座名叫五指嶺的好像展開着手掌而直豎着那樣形狀的山。在這裏面黎族等等的野蠻人是居住着。而且，在這個海南島，如果你走到稍稍距離市街的田舍去時，那麼，連中國人都是過着和野蠻人沒有分別的原始的生活了。又因爲這個島是海盜的根據地，所以像上文述說的東西落地時候的不成文的法律是生出來了吧！當我將這個意見向黃君述說時，黃君是，

『並不是這樣的。這種風習，即在孔孟之教中也明白地規定着的喲！』

這樣否定了我的意見。

來到了盜賊之島，孔孟之教將被解釋爲怎麼的樣子呢？這眞是絲毫都不容許我們的想像的了。

（四） 賣妻與猴茶

廣東省的東，乃是福建省，和臺灣乃是一葦之隔。這個福建省和廣東省相反，內地到處都是山，物產是什麼都沒有，僅僅生產天然樟腦。因之，福建省的人是作爲一個華僑，懸掛着長長的竹烟管一根，以及放置行李的淺黃色的袋，作爲一個前往南洋的汽船的甲板乘客而向着南洋各地作工，而將賺得的金錢送還故鄉的。

從這種樣子的土地中，也有特異的風習產生出來。而這些風習裏面的最可詫異的，乃是如果有客人蒞臨，主人便使自己的妻妾侍奉該客一晚。如果該客謝絕，那麼那主人便認爲該客藐視自己而發怒，責罵該客爲

『不懂事的失禮漢！』

如果客人快諾，那麼主人便

『請您選挑一個中意的吧。』

這樣說着而將自己的妻妾以至侍婢羅列着而任客選取。如果主人是有身分的富貴之家，那麼除去自己家中的妻妾侍婢外，另外更要徵集別人家中的子女，以供客人。這個用意，據說是藉此可以誇示自己平素的生活，是在這大羣的美人叢中消受着的。

在福建省的以美人產地著名的漳州以及華嶎附近，如果有客人蒞止，那麼主人便在這一晚上，向附近家家

『我的家中有貴客光臨着呢！』

這樣預先報告到了翌晨那客人歸去的時候，主人公在門口燃放爆竹恭送。這眞是外人所意想不到的奇習。

此外，更有趣的乃是『賣妻』的風俗在廣東福建省境的汕頭附近，時常有和家產器什共同，拍賣着妻妾的。

『我因爲生活的苦惱出售愛妻，謹乞仁人君子的愛憐！』

是有着這種絕妙的文句揭櫫着的。是連包辦這種妻子拍賣的『掮客』都彰明較著地存在着的。這眞是不可思議的奇事了。

這個被拍賣的妻子，當然是一婚再婚。如果是一個年齡輕而曾經被拍賣過好幾次的，那麼賣價較高。理由是，再婚以上的女人，對於家政比較熟練。這種風習，中國官憲雖然竭力設法禁止，而始終沒有實效。因爲中國的農村疲敝達於極點，所以有着這種年青女人的出賣的奇事生出了。

『處女之身是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病毒的，所以非常危險。』

這種以處女爲危險品的理論，是從何處生出來，我們雖不甚明瞭，而廣東地方的人是確信着的。如果是一個曾和別個男子一度或二度交接過的女子，他們便安心而付出相當的代價了。

走進了福建省的山地，叫做『猴茶』的有趣事情是可以看到。

所謂『猴茶』便是馴育着猿而使之摘茶。最初，伺猿出山，張網生捕之而加以馴育。於是人們在頭上掛着袋，使猿也同樣裝束着，而挈帶着進入茶畑，使之摘茶。一次之後，猿便能夠辨認茶樹。摘採熟習之後，便驅使登上人跡所攀躋不到的絕壁之上，而採摘野生的茶樹。

產生在高山之上的茶，受着雲霧的靈氣，放射淸香，最被珍視。馴習的猿，攀登絕壁，摘茶滿袋之後，便吱吱啼着而趕回主人的地方來。

當地的人，每人都馴育着二三十匹的猿。據說茶期一過，那麼雖然將猿趕入山中，猿也不肯前去的了。但到了翌年的茶期，摘茶的事情都已忘掉，不得不從新加以訓練的。中國人具有耐心地馴育不論什麼動物——不僅限於猿的才能，實在是足以令人驚歎的。

這種『猴茶』在市場中，如果不出昂貴代價，那是誰都不能到手的，乃是茶中神品，爲通人所欣賞不已的。

荒島觀蝕記

孫沛甘

自 S.A. MITCHELL 及 CAPT. J.F. HELLWEG 原著節譯

一生僅有的機會

一九三七年夏天空有一個奇象，這便是日的全蝕。這次蝕的時間共計七分鐘又四秒，為一千二百年來日蝕時間最長久的一次，所以全世界的天文學家，都認為這是他們一生中，觀日全蝕最好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天文學家寶貴這個所謂「千載難逢」的機會呢？下面所舉的幾點，當能解釋一切：

每隔三年纔有一次日全蝕。在地面上有幾處地方，為天文學家所能到達的，可以看得到蝕象；但是即使沒有雲或雨的障礙，要到這些觀蝕的地方，是要走幾萬里路，和費去一筆極大的旅費。

為什麼不在家裏觀察日象呢？要知道關於太陽的幾種特殊現象，祇有在日蝕時可以看到，那時候月把日的光遮住，可以看得格外仔細。

平均每次日蝕的時間祇有三分鐘，因之一個天文研究者，即使他有各種幸運，在他一生中却不能冀希合起來能有一小時的觀察時間！

每年遇到日蝕，世界上各地的天文家賭着運氣，不顧天氣惡劣與否，走上半個地球的路程，去觀察這被認為「非看不可」的日蝕；可是結果往往失望。像一八八九年時，英國開恩（法屬基阿那島）觀蝕隊領隊史蒂芬潘萊神父，臨到觀蝕的時候，忽生急病，自己知道已無生望。當觀察告成的時候，這位感動極深的老神父，在病榻上要歡呼三聲時，說道：「我自己不能歡呼，但是我要揮動我的帽子！」

去年六月八日，月亮處於這樣的方位，就是她的影子，大約廣一百五十英里，在太平洋高空掃拂着八千八百英里的距離，從澳洲的東北方起，直到祕魯的大陸為止。因為時間太陽月和地球的距離，及蝕影徑相近赤道等種種關係，在這蝕影徑的中央，其黑暗時間的久長，為一千二百三十八年以來歷次日蝕所未有。

七分鐘沒有陽光

在蝕影徑的中央，大約在樂士安極爾斯西南一千八百英里處，月球遮蔽太陽光七分又四秒之久。當然，世界上各地的天文學家，都願意到那地點去窺察日蝕的情狀，但是祕魯與澳洲東北間的

太平洋中那裏並沒有陸地；而近代的觀蝕儀器却必須要安置在地面上，纔可以正確的觀察。

事實上造化眞像和天文學家開玩笑似的，在那經過太平洋八千八百英里的蝕影徑中簡直連一塊陸地多沒有可供他們駐足。祇有極西端的干敦和恩得比萊島及極東的祕魯大陸纔是陸地。美國地理學會——海軍部所合組的觀蝕團，在沒有辦法之中，便擇定了荒而小的干敦島作爲觀察日蝕的根據地，不過在那裏見到蝕的時間大爲減短，只有二百十三秒鐘之久了。

從夏威夷島出發

經過兩個月努力籌備的觀蝕團，五月六日早上從夏威夷出發。因爲隔夜落了些雨，氣候燠熱而潮濕。

大家坐在車子裏，急促地穿過城市，一路並沒有什麼可談。每個人多關心着他自己的事情，對於兩星期來所預備着帶走的那十一噸重的儀器，總要檢審至再至三，從龐大的望遠鏡，一直到零星的自停計時錶，使得沒有一樣東西疏忽了。

團長米却爾博士自從三日到達以來，沒有一時不在檢視各種應用儀器；一方面預備着最後需要的東西，像電炬裏的電池和遮太陽的帽子等。

一會兒大家上了海軍部預備着的「阿伏薩」號船，在樂聲揚溢中，便啓椗開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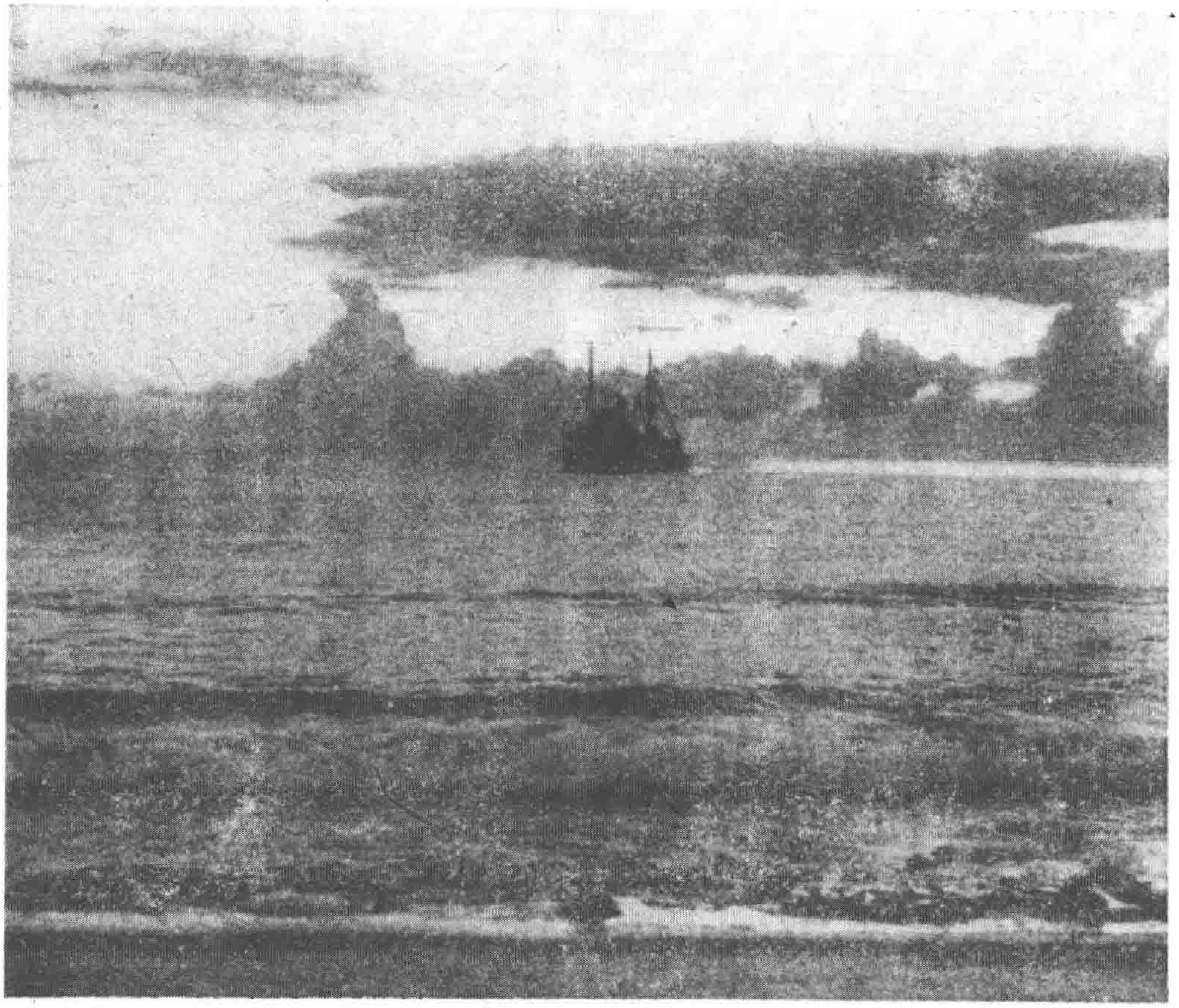
在船上，大家十分閒適，健飯加餐，消遙自在。一路上經過好幾次熱帶的陣雨，在暴風雨歇後，太陽又出來了，比先前格外的熱。晚飯後，大家不是打牌消遣，便在舵樓遠眺美麗的夜景，從黑暗的甲板上眺望熱帶星，眞是天地間的奇觀。

十二晚，因爲船已駛近目的地，船長報告減低速度，使得在日問到達島上。因之他減低速度到八海哩，天亮後又增高至十哩。

奇異的珊瑚島景

不多一會兒，我們已經駛近恩特比萊島了。第一個景象觸入我們眼簾的，叫我們永遠不會忘懷——那是一個小而低的島，疏朗朗幾棵棕櫚，被風吹着，搖曳不已。雪白的珊瑚沙灘上，籠罩着一層滾動像泡沫的浪，閃爍的灘岸上發出萬馬奔騰的潮音。島的四週被晶清玉色的水圍繞着，碧浪滔天，愈引愈遠。島的上空，成羣結隊的禽鳥翺翔着——有紅色的，黑的，楔的，各式各樣的鳥，打着轉兒，不停地飛翔着。

因爲恩特比萊島灘邊吃水不足三十五噚，船是無法下椗，於是我們改向干敦島進發。干敦島又稱曼麗島，是一個大的環礁——卽環狀珊瑚島。那礁湖微波不揚，蔚藍的水，好像平鏡一般。環拱着的邊緣沒有很闊的，有些却很狹。靠海的一面，激浪澎湃，高冲天表，



觀蝕團所乘之『阿伏薩』號向干敦島前進

好像飛舞着的匹練，六七個潮頭此起彼伏，接連向海灘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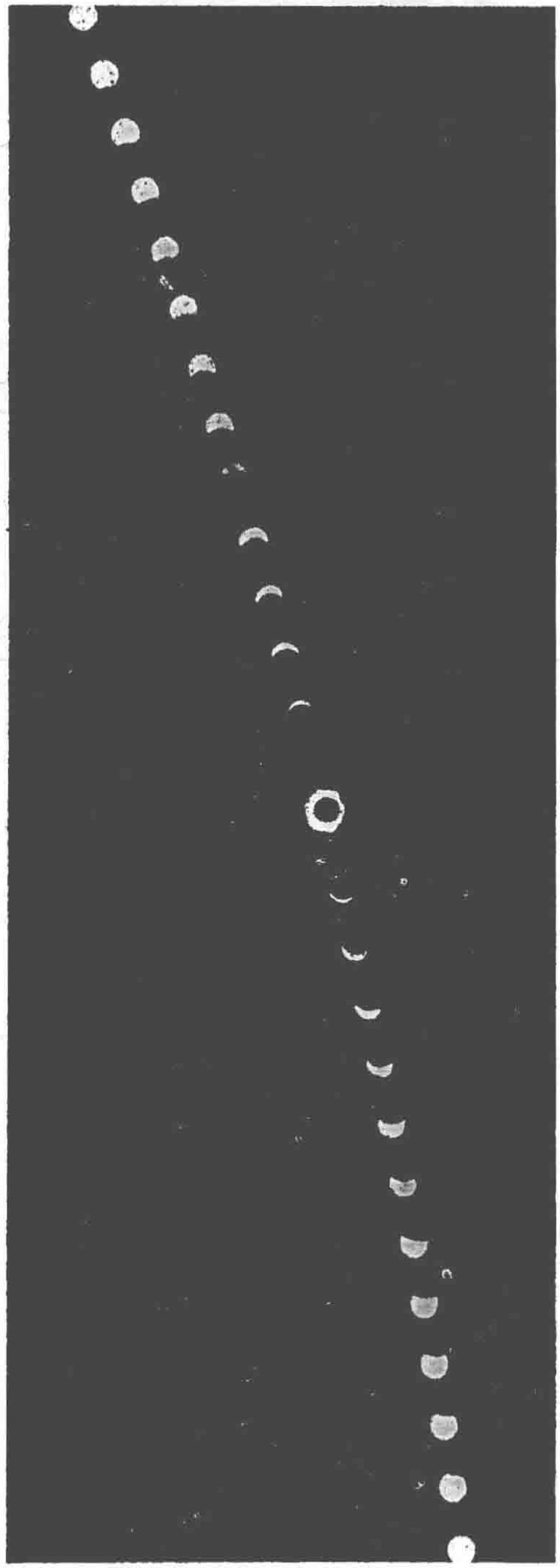
到達了目的地干敦島

在沒有上干敦島之前，大船上先放下一小汽艇，叫水手駛近岸去察看一番。隔不上多久，那汽艇回來了，水手長把岸上所看見的情形向船主報告。他辦事週到，竟又找了個筏來這東西，第二天早上改成了一個很好的碼頭。我們利用了這碼頭，把最重的儀器都搬上了岸哩。

那天晚上，船雖則下了椗，但是因為海底的巖岐非常峻峭，錨鏈不知怎的滑掉了，於是我們的船便在水面上飄盪了一晚，這是十三號夜間的事。

第二天早上天氣晴明，我們又重行駛回干敦島，這次我們不向礁上駛去，先用小汽艇派人視察了一會，然後在七尋的地方擇選了一處設置浮標的地方。「阿伏薩」號終於浮標旁下了碇。引擎停止了行動，油漆修理等立即開始，預備着駛回火奴魯魯的工作。

這時候船上的大眾都忙碌起來，把綑綁箱籠儀



日蝕進行之情狀由底向上示初蝕半蝕及全蝕之狀

器的繩索解除，以便趕快可以運上岸去。第一船載運了許多木板筏排等上陸。中午過後不多久，我們把七船的儀器運上了岸，並且已經預備着搭建帳幕。

沿沙灘的高處安置了幾個火把，這好像修理汽車路時所見的一樣，於是拋錨所在船上便得一目瞭然了。在黑暗中望這種火把，異常光亮鉅大。

星期六晨，大家起身甚早，精神飽滿。需用的東西，都陸續運向岸上去。不多一刻，所有的營幕都已搭好，裏面的吊床也預備了起來，上面有褥枕，和帳子色色齊全。同時大營幕也已着手建搭，鋸木鑲接等工作，一時都忙了起來。我們的碼頭好像一個繁盛的河碼頭。我們如果再加上兩爿店舖，一座禮拜堂，和一家酒店，那末各色全備了。一組一組的人，他們各自曉得自己應做的事，很快地把上岸的箱件分配開來。

市政廳和無線電城

建築大會堂市政廳無線電城的材料，片刻之間運抵岸上。個人的東西也支配定當，大家「開足了馬達」在工作着。薄暮時，市政廳房屋的架子完全搭好，有些木板也舖蓋好了。

這座房子長三十七尺，闊十四尺，頂部有十尺的空隙。裏面相並有兩間攝影用的暗房，寬廣都是八尺。在內部的一間另用兩塊厚板聯隔起來，使得裏面能保持適當的溫度。外面我們又裝置了一

三二一一六八



荒島上之營幕係觀蝕團團員居住辦公之處及觀象儀器等

架凉爽空氣的機器，這是從火奴魯魯帶來的。各種專門用以觀蝕的儀器，都分別裝置在這些屋子裏。

建築物完成之後，完全用黑油紙遮蓋起來。兩側的壁板和屋頂，早晨曬得到陽光的，都漆了白色。許多工作完畢的時候茄納博士已經做好了一個水泥調合器，和小的測量具應用起來可以節省不少時間。木壳搭了起來，水泥調合後便澆了上去。一到傍晚，這營舍看起來堅強多了。

在魚和珊瑚中游泳

進餐之前，我們從礁湖的碼頭，跳入晶清的水裏游泳。起初我們覺得，雜在許多魚中間游泳，非常的奇怪，它們張着突出的大眼珠，像閃爍着的星。一經入水之後，大家都不想上岸。但是突然有人呼喊道「鯊魚！」於是有許多人就爭先爬上沙灘。

當大家離水面不過十英寸的深淺時，找尋那鯊魚，它離岸尚遠，在一枝珊瑚片近旁上下游泳着，有時候露出了它的鰭刺。

在晶碧色的水中，可以看見一片奇麗的景色——白色的珊瑚沙，柯枝交叉着的珊瑚，形狀怪異，有各種不同的式樣。有些錯綜交織，竟象很精緻的花邊。

繫繞着珊瑚的有千百顏色悅目的魚。當我們游近它們的時候，它們若無其事，並不十分注意。偶然，有一尾好奇的魚，游近我們，用着滑稽的眼睛朝我們望，然後又游開去，顯然它們是失望了。當一條大魚來的時候，在水中一攢動，小魚在一霎時間便都驚散。

在碧水裏魚的種類多極了：有動人的綠魚，美麗得像鸚鵡一般；發着亮光的銀色魚，一半身子金光燦爛，小的藍魚，像春天看見的悅目的藍鳥；還有一種可以供食的大魚，背上銅綠色，肚腹灰白色；另外更有千百種各色的奇魚，在珊瑚樹旁穿來穿去，好似做捉迷藏戲。

工作繁忙的科學家

星期日早上，第一個在島上所過的星期日，朝陽從低垂的雲端裏透露出來，海水拍着沙灘，發出潺潺的聲音，麥拿萊神父主持禮拜早禱。大家跪在白沙灘上，朝着東方，太陽照射在每個人的臉上，這種禮拜眞是美極了。

一天天地過去，天氣繼續着晴朗。我們的露營生活很爲舒適。幾位科學家忙得像俗稱的蜜蜂一般，他們有些在日蝕期三禮拜中，祗不過有時間去校準各種儀器而已。每天和太陽一同起身，天亮後便進早餐，一直工作到中午進餐，於是稍爲休息一下。整個下午往往工作甚劇，晚膳前游泳片刻。

天黑以後，科學家還是繼續工作，把儀器朝着圓整的月亮或星球較準光點，預備觀蝕。

有一班人每天晚上在大營幕裏打葉子戲。其他的人獵鼠，或到礁湖中捕魚。我們在營地上樹了一根旗桿，每天早上把國旗，和地理學會的會旗，昇了起來。

自從營幕和承置儀器的水泥基礎完成後，我們就開始裝置，試驗，和較準各項儀器的繁重工作。

一個科學家在荒島上，其處境的困難，竟和魯濱生克羅沙不相上下。如果他忘帶了一個扭轉鏍釘的器具，或鏍絲帽子等零件，他不能跑到五分或一角商店中去配置。他一定要沒有那些東西而完成他的工作，或者就手頭所有的材料利用作爲替代品。李却德梅友博士在他的聯動鐘上需要一些重的東西，他就利用島上一艘破船的廢鐵來改造。

恩得比萊島一瞥

觀蝕團中有一組人，決計到恩得比萊島去作一天的考察。五月二十三日夜間大家上了「阿伏薩」號，第二天早上兩點鐘，船便啓碇。大約在晚十點鐘時候，看見西方海面上有輪船的光亮。那船掉頭直向島上駛去。不多一刻她駛近了發訊號，她是加澳輪船公司的「尼加拉」號，從蘇佛到火奴魯魯去的。

因爲那條船看見荒島上有火焰，所以她駛近去察看，是不是我們需要援助，這足見他們顧到航海的禮貌。我們謝謝那船主，他們便回返原來所定的航線駛行。

第二天早上天放曉的時候，我們駛近了恩得比萊島的下風向處。有些人便乘着大浪艇上岸，因爲這種艇子很輕便，所以並不感覺困難。去的人分爲南北兩組，分頭考察。

這島一片荒涼，崎嶇不平。地面上蓋着許多不整齊而鬆散的珊瑚碎片，望上去好像有許多巨人，把他們堆積成綿延的隆脊，來弄着玩的。當我們走着時，鬆散的地面很容易叫人滑蹶，前進是非常遲緩而困難。

紐絲蘭觀蝕團抵島

英國皇家輪船「威靈頓」號，於五月二十六日把紐絲蘭觀蝕團運抵干敦島。他們看見我們的碼頭和兩輪貨車，對於起運他們的儀器用具等很有幫助。貨車對於轉運他們帶來的千多棵椰子，

格外顯得有用。這些椰子是帶來種植在我們營幕南首大空地上的。

兩個觀蝕團的團員，不久便成了朋友，雙方互相邀宴，很覺愉快。我們在島上建築了一個紀念碑，碑作長方形，前後有兩面不銹鋼所製成的美國旗，側面還有地理學會的會徽。開幕的日子，有相當的禮節，海爾威船主行揭幕——一面布的美國旗——禮。

變幻不定的天氣

現在那個緊要關頭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了。天氣早幾天本來很晴朗的，現在却有些變化不定了。一天晚上，所有的營幕幾乎全被吹拔起來。接連着幾天日夜都有風潮。有一天夜間「威靈頓」號竟被大風吹擊，動盪不已。此後天氣稍爲好一些，可是仍舊令人莫測。我們每天早晨在日蝕的時間時，大家都朝東方察看天氣，結果終有些不放心。

日蝕一天近似一天，我們眞有些發愁了。抱着悲觀的都說，我們還是早些整理行裝，免得時間局促；樂觀者却說各種事情總得順利進行。其餘的人都朝最好方面希望。

最後的時間到了

船主海爾威的記事說：日蝕的一天早上，大家都睡不着。我上午三時起床，察看天氣。四時開始括風，東方的天空全爲雨雲遮蔽。我望着雲很覺担心，一方面見它向南移動，却又寬懷。破曉的時候，雲態大變，十足是晴天的樣子。

於是太陽昇起了！情景是格外的美；要是我是藝術家，我一定要藏而珍之。最後的時間到達了。「阿伏薩」的小輪載了許多人上岸，他們都各自到指定着的地方去。每個人各人作最後的測驗和較準。杜合姆和湯姆生兩人整宵的工作。醫生到我的營幕裏來，大家爲計時的工作，會商了一會。我對表不知看了十多遍，照着格林威的時間的。

只餘一分鐘了

不多時，醫生輕輕地說道，「大約只餘一分鐘了。」當月亮開始遮蔽太陽最初接觸，差不多叫人心都震碎了。我看見勞勃生博士愈走愈快，月和日剛要接觸時，他疾步而走，於是突然停頓下來，急忙除下帽子，把手慢慢地在頭頂上拂過，那時時間已經到達了。

我們也是一樣。我們知道時間到了，已經到了，可是我們倆很覺吃力。我問「博士，要多久呢？」沒有回答。停了一回，輕輕地道「他正在進行了，船主，」於是再說道：注視。他這話好像和月球祕密媾通的，太陽的右邊起了小的影痕。

慢慢地，黑影在太陽面上發現了。四週漸漸地昏暗起來，好像入夜了，但是我知道這時候決不會夜的。這個古怪的昏暗叫人疑慮。

全境地靜默起來了，本來空中有成羣的飛鳥的，這時候不見了。各種聲息好像都停頓起來，愈弄愈昏暗，緊張的情狀叫人可怕。

同時大家又有一種得意的感覺，幾星期以來的不安過去了，決不致再有黑雲來阻礙我們的觀蝕。

「還有三十秒……十六秒……十秒」……終於天空全黑了，粒狀光之外星也已在燦爛發光。我對於這從未見的美境，默默不聲。這個大自然的偉大卓越，蒙着一種色彩，不是凡人所得描寫的。太空中奇詭美妙的白光環珠光四射，不知幾千萬里。

計算全蝕時期的報秒，仍舊繼續下去，一二一秒……一三〇秒我忘記我四週的一切營幕的印象也消滅了，我好像處身於偉大高穹的教堂裏，一切鉅觀美麗。空中有不可形容的美妙音樂，我想把全部吞下肚中，可是做不到。

二〇七……二〇八……全蝕的時期告終了，光亮漸漸地恢復過來，鳥又在空中飛翔。各種聲息也開始復員，營幕的景象也重現在我們的眼前。

一九三七年的日蝕完畢了。

於是大家慶祝。半小時內大家除了散步快樂之外，一些事情也不幹。科學家像學生獲了足球錦標一樣高興！

完美的工作告畢後，大家預備離別這荒島三十小時後，「阿伏薩」號啓椗。這小小的干敦島漸漸地隱沒了。

保管箱出租
一 保管庫在樓上絕無水濕之虞
二 庫牆四壁全舖鋼板堅固異常
三 庫門裝有鐘點暗鎖開關等極爲嚴密
四 保管箱鑰匙由租户自行配合精巧快密爲國內所罕見
國華銀行

短篇創作

二舅

秦瘦鷗

假使有人不懂得「面有菜色」這句話是做什麼解釋的，或者雖然懂得而不知道分辨怎樣的「面」才是有菜色的面；那末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有空的話，我就願意伴他到二舅家裏去一次，請他看看現成的標本。

這樣說起來，讀者也許就要想我二舅必然是一個乞丐，至少總是一個窮光蛋；那倒不然，我二舅非但從不會向人家討過一碗飯，而且也不窮，着實夠得上小康兩字的資格。

所謂小康，却也沒有一定的標準，譬如你自己有着十萬元左右的家產，每個月還可以賺上二三百塊錢，那末在你心目中，所謂小康，至少總要和你有着相等的財力；然而在像我這樣一個無產階級者的心目中，一個人只要有兩三萬元的家資，每個月再有一二百元的收入，也就可以算是小康了。

我二舅父的經濟狀況便正是這樣。可是他們一家的人，不論上下，即使在最難得的豐年裏，也還保持着一張張面有菜色的淡黃臉，彷彿有一個吸血鬼，終年在他們家裏藏着，因此把他們的血都吸完了。

因爲近親的關係，小時候常跟着大人到二舅父家裏去，然而我自己實在並不高興，原因很多，第一是飯吃不慣；小孩子雖不懂得自己挑什麼飯菜，可是滋味的好壞已經儘會分辨，不知怎樣，總覺得二舅家裏的飯菜比別人家的來得特別難吃。第二是沒有零食。什麼餅乾，水果，糖食，花生米，棗子等等這些東西，在二舅父家裏，眞像沙漠裏的水一樣，找得到才是希罕咧！第三是行動不自由，無論什麼東西，都不准動一動，假使你敢大胆把你的腿擱到了櫈子上去，那末這張櫈子上所有的一切損傷，就得歸你完全負責，同時二舅父一定還要告訴那帶你去的大人說，這張櫈子的木料是怎樣的名貴，漆水是怎樣的道地，非弄到你自己頭痛得逃走不可。所以我願意說老實話，我對於二舅從小就很少好感；反過來說，二舅對於我，也並不贊成，有一次曾經當着我的面，告訴人家這是一個小頑皮。

幸而一過十歲，我就遠離了故鄉，足足有六年功夫沒有見到他那一張瘦削的淡黃臉和兩撇稀少的短鬚，以及他手裏時常捧着的那支水煙筒。在我的腦神經上，只記得他是一個在我們故鄉很有名的儒醫。

寫到儒醫這兩個字，我也不免覺得很慚愧，因爲我實在說不出怎樣的一種人才可以算是儒而醫者或醫而儒者；不過依我想像起來，我二舅大概的確還有幾分儒醫的

氣味，第一他的字寫得很好，常常有人請他寫對，第二他歡喜做做四六對句，一張方子上的脈案，至少總要費他二十分鐘的思索，而且眞有不少病家贊成他這一套。

他做醫生，倒眞是一樁最適合他個性的行業，因爲他生平最歡喜的是現錢，他往往很得意的說生平從沒有借過人家一個錢，或是賒過人家一個錢的貨色；所以他給人家看病，不論上門，或是出診，也是一律現錢交易，不見錢就不按脈，好在做醫生的人十九如此，誰也不能怪他。

不過有一點他又和別的醫生不同，除掉『現錢交易』這一條原則之外，還有幾條附則，都是他親自規定的，向來不肯通融，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只收硬幣不收鈔票。

這個辦法實行了一二十年以後的結果是怎樣呢？請看下面，這就是我在十六歲那年重新又碰到二舅時的情形。

× × × ×

那一年周村一帶出了紅鎗會的亂子，縣裏的人都拚命望南方搬家，平素極冷落的孟家集頓時增加了兩倍的戶口，我因爲預先接了母親的信，也隨着哥哥到了那裏，一瞧同鄉很多，幾家近親也快到齊了，數來數去，祇少了二舅一家。

二舅素來是出名的慢性人，差不多解一次手也要三思而行，而且他一家的事情也最複雜，所以大家都知道他要逃難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據大姨父說：

「你二舅一面想逃命，一面還想把家裏所有的東西一古腦兒的帶走，連一根竹桿也捨不得放下；存着這樣的心思，眞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走得成呢！」

後來又隔了幾天，聽說那邊已經開仗了，母親們不免格外給二舅担心，生恐他一家不能再走了，可是也想不出什麼方法可以去救他們；幸而上天慈悲，在一個夏日的晚上，他們一家終於也到了孟家集。

「啊呀！眞是險極了，幾乎見不到你們！」二舅穿着一身破舊不堪的大綢製的短衫褲，用一頂涼帽當扇子，不住的揮着，但是頭上的汗珠還在很踴躍地迸出來，濕透了他滿頭斑白的短髮。「我本來也想早一些走，無奈要安排的事情實在太多，直到前天才能夠動身，不料一路上竟碰到了兩次的匪，把我們所有的……」

「這全是你自己早些不肯上緊逃走的不好啊！」向來最畏服二舅的二舅母這時候也忍不住要抱怨他了；她把一手攙着我的表妹，一手指着她那鮮血淋漓的右耳很悲傷地說道：「你們看，連我這一付耳環也生生地給他們勒去了。人家早幾天走，都很平安的到了這裏，我們却弄得一個大錢也不剩，家裏的東西也未必保得住，眞不知道你是什麼算計？」

「東西沒有準備好，怎麼能走呢？」二舅還搖着頭想給自己辯護。

「但是現在我們帶的東西呢？一件也不剩，反多吃了許多驚嚇！」二舅母越想越氣，便存心挺撞他幾句。「你總道自己的主見最好，如果再依你的話多躭擱幾天這時候會匪進了城正不知道要把我們怎樣咧！」

「有什麼多說！總是命該如此罷了！」二舅大概也承認自己有些不是，便懶得和舅母爭論，把一切全委諸命運。

的確，二舅倘不是這樣想他就只有活活的氣死。這一次他們從家裏逃出來的時候，因爲經過了一番充分的準備，所以東西眞是帶了不少，一輛大車上裝滿着許多的箱籠，比較値錢的東西全裝進去了。至於二舅歷年積下來的一甕一甕的現款，却因全是硬幣的緣故倒不能全帶，除掉各人身上竭力袋了一些之外，其餘都封着口埋進了地下去。現在，祇有這些已經埋進地下去的現款還不曾完全絕望，那些箱籠以及他們藏在身邊的東西是一起送給別人了，連兩個下人也走得不知去向。統計全部的損失至少總有七八千塊錢，這對於平日連一個舊信封也不肯丟掉，必須翻過來利用的二舅，該是多麼痛心的事咧！老實說，那時候確有不少人都担心他要因此氣成一病，或者竟然自殺。

造化，過了幾天，這些不幸的猜度全沒有實現，二舅父一家三口都很平安地和我們一起住了下來，老人家偶然發幾句牢騷，也祇是說「來日大難」「生計堪虞」……之類的空話，並無怎樣驚人的表示。我們那時都很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倒把向來反對他的心理改變了許多，天天伴着他老人家一起說閒話，勉強排遣時光，只要不提起縣裏的消息，誰都很高興。

「你不知道，你們二舅原是個最貪心的財迷，有了幾個錢反害得他受罪，整日夜的在肚子裏轉念頭，吃也捨不得吃，穿也捨不得穿，一心只想把錢積起來，多了還想多，恨不能收進了錢一個也不用出去。其實積了這許多的錢只讓他一個人時常去看看，弄弄，誰也不曾享過什麼福？這種死錢積了本來有什麼用呢？」二舅母在私下給我母親這樣說。她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鄉下人，向來沒有什麼好見識，可是這幾句牢騷却發得眞得當，連我聽了也覺得痛快。「現在，弄得剩下三個光身體，吃着別人家的閒飯，一個錢也沒有他的進賬，一個錢也不用他掏出來，他倒也安靜下來了；這幾天心思也不想，晚上也睡得熟便是臉上也胖了許多了！」

二舅母的話聽得我們都笑起來了，因爲不但二舅的臉確乎已比先前胖了許多；就是二舅母自己和表妹兩個人的臉上，也失去了終年常有的菜色，倒比平時更煥發了。

可是不久二舅又不安靜起來了；偏逢逃在這孟家集上的一班同鄉裏頭，照樣也有人害病，而且是素來相信二舅的便紛紛找

到我們那裏來請二舅醫治，這當然是不會推却的，於是每一天二舅又有了一兩塊錢，甚至三四塊錢的收入，晚上他就沒有工夫再和我們閑談，不是在客廳上裁紙磨墨的寫招貼，便是一個人躲在房裏磨弄他最近幾天所收入的現款。

跟着，二舅又向我們表示不好意思再吃別人家的飯，決意自己另炊，雖經母親們竭力挽留，同時二舅母也表示只要貼我們幾個錢，何必多費手脚，但二舅却始終固執不允，結果到底依了他的主張。

從那一天起二舅母便交了厄運，從早到夜，休想可以歇一會，簡直比老媽子還辛苦，依她的心願，眞恨不得守在大門口，把所有來的病人一概擋駕，免得二舅又爲着這幾個錢着迷。然而她怎敢這樣做呢？

有一天傍晚我偶爾走進廚房裏去，湊巧碰到我家的老媽子正在和大姨父家的老媽子講論二舅母的事。我家的老媽子說：

「……越走越近，我這才瞧清楚了，原來就是我們的二舅太太……」

「啊！原來他們用的柴都是二舅太太自己去拾來的！」那個老媽子忍不住插口道：「怪不得前天太陽下山的時候，我瞧見二舅太太頭上裹着一條布，手裏提着幾根繩，急忙忙的從後門裏走出去，原來就是去拾柴的！」

「別忙啊！還有下文咧！」我家的老媽子接下去又說道：「當時她老人家也瞧見我了，臉上似乎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就想避開；我瞧她背上馱着這麼一大綑的枯枝兒累得不住的在喘氣，心上倒有些過意不去，便上前去叫了一聲，打算替她老人家代代勞，可是她偏不肯，扭了一會才給我硬生生的搶了過來。她瞧……」

「嗆！留神啊！這張餅快焦啦！」我家的老媽子講得太上勁，忘了鍋裏烘着的餅，虧得大姨父家的老媽子來不及的提醒她，然而這一張餅已經焦定了。焦掉一張餅算什麼呢？老媽子們在講人家閑話的時候是什麼都不顧的，卽使屋子裏起了火，她們還得一路講，一路逃咧！

「餅還多，就少一張也不妨。」我家的老媽子毫不顧惜地丟掉了那一張焦餅。「哈哈！這張餅要是給二舅太太瞧見了，一定就會走來拾去的！讓我告訴你，二舅老爺桌子上天天吃的那碗青菜你道是怎樣來的，原來也是二舅太太跟大小姐偸偸地走出來拾的人家爛菜。……」

這句話倒也使我怔了一怔，因爲這天早上，我確曾親眼瞧見有一個人影在井的旁邊蹲着身子拾取人家丟掉的爛菜葉，可是隨便怎樣也不會想到就是二舅母或表妹。

當晚大家吃晚飯的時候，我故意獨自溜到二舅那邊去，正好他們一家三個人各捧着一碗大米粥在啜着，中間孤零零地安着半碗不見油的炒青菜，梗多葉少，一塊黑，一

塊黃的不是爛葉是什麼？我心裏實在很想忠言極諫的發揮幾句，又怕二舅生氣，只得咽住了。

一盞不很亮的煤油燈的燈光，罩在這三個人的臉上，青黝黝地像染上了藍靛一樣，越發深刻地顯出了一種營養不足的菜色。

「二舅今天門診幾號？」我坐在旁邊搭訕着問。

「很少，很少！」二舅放下粥碗，先嘆了一口氣。「一共祇有八號，眞是不了之事！……」

「爹爹！還有兩個出診你沒有算！」表妹很天眞地插嘴着。

「這也有限得很啊！」二舅一面用手拈弄着他兩撇稀黃的短鬚，一面堆着極度憂鬱的神氣說道：「住在這裏，每個月三塊錢的房租就是額外的耗費；伙食又貴，再加天氣不久快要交秋了，我們一家又得添些衣服。唉！入不敷出，眞是不了之事！」

二舅的算法確和別人有些不同。依我算，他老人家門診大洋四角一號，八號就是三塊二，再加出診兩個，各一元，合起來已有五元二角的收入；卽使平均作爲四元算，一個月已有一百二十塊錢了。他們的支出是房租三元，米和麵粉約七元，菜和柴是拾來的，至多吃三次肉，一塊錢可以解決，再加油鹽醬醋以及其他一切雜用約十五元，總共不到三十塊錢，收支相抵，無論如何，必然有餘而無不足，他老人家却偏說入不敷出，口口聲聲的喊着不了，你想還有誰懂得他打的是什麼算盤？

可是他的算盤畢竟不錯，待到過了三個多月，亂事已平，大家一起離開孟家集的時候，各人的衣袋裏多少總比來的時候短了幾個錢；唯有二舅是例外，他老人家逃來的是三個光身，回去時不但已添了兩件箱籠，而且如其有人在他們父女三位身上抄一下的話，至少還可以發現有二百塊以上的硬幣。

「假使他們來的時候不碰到匪，一切東西不搶掉，那末二舅父這一次的逃難，倒又是一樁有盈無虧的好生意。」我私下和母親議論着。

「虧是虧定的了！」母親搖着頭說：「他們臨走時，埋在家裏地下的幾甕洋錢，多半也是靠不住的了！二舅母告訴我，這件事，那兩個逃散的下人都是知道的，想必他們已經回去掘掉了。……」

這個預測果然不幸而言中，二舅回家掘了半天，再也找不到一個銅元，他從孟家集積聚的兩百多塊錢，正好用來修屋子，添東西，一個錢也沒有多。

「總是命該如此！」氣到無可如何的地步，二舅只得還是這樣嘆了一口氣。

× × × ×

依我想，或者可以說，依着常理想，我二舅經過了這一番的教訓，對於錢這一樣東西，

大概總可以看破一些了，至少限度，總可以讓他自己和他的妻女有一些享受的機會，免得臨了再給人家一古腦兒的捲去；然而事實恰巧相反他那固執的頭腦竟是到死不能改變的。回家之後，依舊一味的刻苦，我每次到他府上去所能見到的還是三張菜色的臉。

其間祇有一個極小的變動，就是從孟家集回來以後二舅雖是一般的以錢爲命，但這個「錢」字的範圍是稍稍擴大了；以前在他的字典裏錢是只有一個解釋，就是硬幣，除掉硬幣，一切都不是錢。現在他也覺得硬幣雖好，帶起來實在不容易，而且埋在地下也不穩，於是他對於鈔票也漸漸起了興趣，凡有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的鈔票他也照收；便是當地的銀行裏也開始有了他的存款，只是定的期限不長，至多一年，他覺得超過一年以上的存款是最危險的。

像這樣總算很平安地又過了幾年，他上次所失的家資已經完全恢復了，並且還增加了不少；可是他沒有兒子，這倒不是算盤上能夠打得出來的，二舅母幾次勸他娶妾，他老人家却捨不得下這筆本錢，勸他在近房的許多姪兒裏頭挑一個來做嗣子，他又沒有看得中意的。最後他自己決定了一個主意，便是趕緊給表妹招一位贅婿。

招贅婿當然不能沒有標準，二舅所定的標準却又比衆不同，第一他不歡喜上過中學堂的學生，他只要挑小學畢業的，或是只在私塾裏坐過幾年的；第二他絕不注意相貌和體格，只求性質文靜，不多說話，不歡喜動的孩子。這樣，我和家兄就第一個宣告絕望；好在親戚家的男孩子正多着咧，而且大家向來知道二舅外窮而內富，着實可以算一塊肥肉，那個不想搶來吞呢？所以他定的標準雖特別，可是風聲一傳開，應選的就絡繹而來，不久便完了這樁大事。

在吃喜酒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二舅這一次是招到了一個比紅鎗會更出色的傢伙了。他是我們小時候的同學，終年不說話，出起搶花來比大人也調皮，學堂裏從校長先生起，一直到管理毛廁的校役，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李鍾麟是隂死鬼。有人說他在青島一家小旅館裏學做茶房的時候，一個月曾經偸過七個客人的錢。但這些二舅是一些不知道的，他看這個年輕人靜得像鬼一樣，教他坐半天，屁股從來也沒有動過，咳嗽也不咳，簡直等於屋子裏沒有他這個人。因此二舅就大爲激賞，歡天喜地的把他招了進來。

李鍾麟做了二舅的贅婿以後，不言不動如故，彷彿他是根本不會運用他的口舌和肢體的，他所能運用的祇有一對眼睛：這對眼睛可眞不錯，他到二舅家沒有一個月，連二舅母的針綫是藏在那一張桌子的那一個抽屜裏的，他也知道了。

除此以外，李鍾麟還有一件特長，他在很

短的時期裏，就完全看透了二舅的性格處處懂得怎樣去迎合他二舅從來也不曾受過人家這樣體貼入微的奉承心上便說不出的高興偶爾逢到家裏燒肉，他總要讓李鍾麟多吃一塊。其他一切爲二舅母和表妹所畢生不曾遭逢的寵遇李鍾麟在半年之內也逐一領受到了。二舅父往往還要說：

「鍾麟是最有良心的孩子！」

是啊！鍾麟的良心可眞不壞！有一個秋天，二舅自己害着病，躺在床上一連半個月不見好，忽然濟南李家來了一封快信，說鍾麟的父親病危垂斃，希望能夠見鍾麟一面。這封信是寫給二舅的，二舅看了一遍，知道自己的病決沒有大關係，既然鍾麟的父親在易簀之際要見他兒子一面，當然不能不放，便立刻囑咐鍾麟動身，可是他偏不肯，一定要在家裏侍奉二舅。經二舅母等勸了半天，他才答應去兩天就囘來，

臨走的時候，只取了極少數的盤費，連平日愛錢如命的二舅也覺得太少不夠用，再三又勸他多拿了五塊錢。

「爸爸和媽媽別心焦，不論我父親的病怎樣後天我一定就囘來了！」二舅母和表妹送鍾麟到大門口的時候，鍾麟透着很依戀的神情說道：「妹妹在家裏小心侍候爸爸，我後天一定就囘來！」

二舅母和表妹噙着眼淚，站在門口，一直望到不見了他的影子才進去。

「鍾麟眞是最有良心的！」她們心上都是這樣想。

一天兩天，三天，……直到第六天，却還不見鍾麟囘來，二舅就教表妹寫信到濟南李家去問；過了四天李家囘信來了，是鍾麟父親的親筆，說他自己從沒有害過病，也從沒有寫快信來叫過鍾麟。這一來眞把二舅一家弄糊塗了，虧得其時二舅的病已好了，便決意自己上濟南去問一個清楚。

「啊呀！這……這……這是什……什麽……一……一……一會……事？」臨走時，二舅打開那藏現款的箱子，要想拿一筆錢出來，可是這箱子裏已經空了。

向來二舅有一個習慣不滿一百塊的錢先藏在靠床的一個抽屜裏待到滿了一百，便藏進那皮箱裏去一百兩百……積到一千，再送進銀行。取囘來的存摺也藏在這箱子裏。自從二舅病了，一向沒有收入，所以這箱子已經好久沒有開過此刻二舅因爲外面的零錢用完了，正想忍痛從箱子裏再拿出一百來作爲去濟南的盤費不料所存的六百塊錢連五個存摺已經一齊生着翅膀飛掉了。

這一次二舅是委實太傷心了，就在箱子邊暈了過去；二舅母急得沒法，忙派人來接我母親和大姨母囘去大家竭力的勸慰，也還解不了他的傷心。

又過了一個禮拜李鍾麟從上海寄來一信，大概說：「……因不願困守鄉間無奈暫借岳父之款，來滬經商，倘有成就，必當本利俱淸……」二舅母和母親們看了，都痛駡他喪盡天良二舅却祇嘆了一口氣，丟開信，沒精打采地說道：

『總是命該如此！』



本路延線風景秀麗奇特諸君旅美請向中國旅行社接洽可也

BEAUTIFUL SCENERY . . . miles of rushing rivers and placid lakes . . . vast agricultural areas . . . interesting American cities . . . these and other thrilling sights await you on the route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Travel in comfort and luxury on the roller-bearing

NORTH COAST LIMITED

Completely Air-Conditioned

Accommodations to suit every purse—luxurious Standard Pullmans, drawing rooms, compartments, baths, library, radio, valet and barber service—newest type tourist sleeping cars, and new de luxe reclining chair coaches. "Famously Good" meals in the diner as low as 50c; or lunch tray service in tourist cars and coaches.

Through to Chicago daily, leaving Seattle at 9:15 p.m.; arriving Chicago 8:45 a.m. third morning.

Northern Pacific representatives meet steamships at Victoria, Vancouver and Seattle. They will help you with baggage and make reservations to any point in America.

L. A. BUCK, Special Passenger Agen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A. C. STICKLEY, General Agent
912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 C.

W. F. CARR, General Agent
678 Howe St., Vancouver, B. C.

R. J. TOZER, General Agent
657 Market St., San Francisco, Calif.

Let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make your arrangements for a delightful journey through the American Rockies.

Ask about the low One-Way and Round Trip Fares with long limits and liberal stop over privileges.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 L. TOWNSEND,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